

西廂記諸宮調

西廂記諸宮調

董解元撰

西廂記諸宮調

董解元撰

侯岱麟校訂

*

文學古籍刊行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九號)

東四順條胡同四號

商務印書館上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30)

開本 33.5"×46" $\frac{1}{32}$ 印張 $8\frac{15}{16}$ 插頁 2

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四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3100

定價 (7) 1.26 元

重印文學古籍緣起

一、目前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文化建設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重要一環。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我們要建設新的社會主義文化，就必須批判地繼承自己民族的文化遺產。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建設也無例外。

二、重印文學古籍就是基於上述這個認識進行的。其目的在於供給古典文學愛好者、文藝工作者、高中以上學校文學教育工作者和古典文學研究工作者以閱讀、參考和研究的便利；為整理與繼承文學遺產準備條件；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因獲得更豐富的營養而迅速成長起來。

三、重印文學古籍的工作，和爲普及古典文學而着重於編選、注釋和批判的整理工作有所不同。重印工作只着重於書籍的選擇、版本的審定、斷句和校勘等的加工，對於原文，一般不作任何刪改。

四、重印文學古籍的範圍，以『五四』以前的著作爲限，但現代人所編選和校注的古人著作，確於研習古典文學有幫助者，亦可選擇出版。

文學古籍選擇的標準有三：（一）流傳最廣而爲世人所熟知的優秀作家的專集或別集，優秀的選集或總集；（二）能代表一時代文學的特色和流派，能反映一時代的社會面貌與人民生活的各種著作；（三）具有參考、研究價值，而流傳極少的孤本和珍本。

五、版本的選擇也有三個標準：（一）公認爲校注精確者；（二）校

注簡明、扼要而能解決疑難者；（三）校注廣徵博引而有參考價值者。有多種注本的重要古籍，還擬選擇其較好者數種同時印行，以資參證。沒有注本的，就根據最早的刻本或精刻本重印。

六、重印的專集、別集和選集、總集，其內容不免有重複之處。因從專集、別集可以看出各個作家的特色及其成就，而從選集、總集亦可窺見某一時代文學的主潮或某種文體的流變，兩者各有一定的意義，不應有所偏廢。但宋、元以來，個人別集在文學上的地位，因話本、戲曲、小說等盛行而相對地減低，故以後者為刊印重點，並將儘量按時代或類別編為各種叢書。

七、重印各書將酌附校勘記，並選擇比較好的作家傳記、年譜、評介文章等作為附冊印行。

八、爲求在較短時間內以較多的品種供應讀者，刊行辦法分爲影印、重排及利用舊紙型三種，同時進行。各書格式儘可能求其一致；專供圖書館和專家用的影印本擬用線裝。純屬研究性質的書籍，不廣泛發行。

九、刊行文學古籍工作，本社極少經驗，調查研究及各項準備工作又非常不夠，工作中的缺點一定很多，希望讀者和專家們隨時指教，使這項工作得以逐步改進，達到較爲完善的地步。

文學古籍刊行社 一九五五年一月

出版說明

現在所知道的西廂記諸宮調，有下列幾種版本：

- 一 黃嘉惠刻本二卷 明萬曆間
- 二 屠赤水（隆）校本二卷 明萬曆間
- 三 張雄飛（羽）鈔本二卷 明萬曆間
- 四 湯玉茗（顯祖）評朱墨本四卷 明天啓崇禎間
- 五 閔齊伋本四卷 明天啓崇禎間
- 六 閔寓五刻六幻西廂本二卷 明崇禎間
- 七 劉世珩暖紅室刻本四卷 清光緒間
- 八 暖紅室校訂本不分卷 一九一五年左右

黃嘉惠本未見。屠赤水本，據北京圖書館所藏的，無序跋，有圖十二幅，圖的內容和畫詞不合，也許是取自別種西廂戲曲插圖附入的。張雄飛鈔本，即據屠赤水本，除了多張鳳翼張羽二序外，兩本完全相同。湯玉茗評本，不署刊刻人姓氏，證諸啓禎間吳興凌氏所刻朱墨本琵琶記，兩者行款全同，故可斷定這也是凌氏刻的；卷首有清遠道人（湯顯祖）題辭，圖十二幅。閔齊伋本原書未見。六幻西廂本，無序跋，無圖，在刻行時大概會加過工，所以比較文

從字順，不像他本有顯而易見的錯字都沒有改正。《雙紅室刻本》即據閩齊優本翻刻，沒有湯顯祖的題辭，僅標顧渚山樵（減標備）點定，並使讀者不復知書中評語出於湯氏，大概閩齊優原本就是這樣的。卷首圖四幅，係劉氏從別種西廂戲曲插圖中摹寫附入。《雙紅室校訂本》由吳梅據北詞廣正譜、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分別正規，考定句格，校訂了一番。卷首有劉世珩的題識（光緒二十六年），吳梅的校記（一九一五年）。我們知道，曲子的格律是隨着腔調的改變而改變的，廣正譜和九宮大成都是崑山腔盛行以後的曲譜，與元北劇的格律未必盡合，而況是金的諸宮調呢？這樣校訂，是否接近西廂記諸宮調的本來面目，還是疑問。

關於這部書的作者，我們可以說一無所知。元鍾嗣成錄鬼簿卷上在「前輩名公樂章傳於世者」一節中有云：「董解元，金章宗時人，以其創始，故列諸首」。按：金章宗在位十九年（一一九〇至一二〇八），正當南宋光宗寧宗的時候。解元，是當時對讀書人的普通稱呼，如元錢季鬼董跋稱關漢卿為關解元，西廂雜劇稱張珙為張解元。後來明朱權太和正音譜說董解元仕於金，清毛奇齡西河詞話說他做金章宗學士，都是誤解「解元」二字，附會出來的。

現在大家都公認西廂記，不論諸宮調、雜劇、戲文等等，是我國古典文學中的優秀作品。而這個故事的形成，實出於董解元之手。試看從唐元稹的鶯鶯傳一直到北宋趙令時的崔鶯鶯商榷蝶戀花詞，毫無進展；董西廂出，把三千字的鶯鶯傳擴充到五萬多字，這是一個大進步。而且鶯鶯傳裏的張生，雖然不滿於當時封建婚姻制度，而最後還是棄置鶯鶯而另娶，換句話說，就是他的鬧爭有始無終，中途妥協，向封建勢力投降。所以在當時統治階級看來，稱贊

他爲「善補過者」。董西廂就不問，敘述最屬尋常到底，直至獲得最後勝利才止，這才符合廣大人民的要求。以後的西廂故事大都不出這個範圍。所以董解元在這個故事中注入了新的力量，使它活躍起來，更廣泛的流傳開去，他的功績是不可泯沒的。

現在我們根據六幻西廂本把它影印，並附校記於後。朱墨本圖十二幅刊刻極精，一併附入。惟所據寧波葉氏藏本殘缺四幅，則據武進陶氏影印的「明刊傳奇圖像十種」中的董西廂圖補入。各本序跋都是無關緊要的話，不擬附入；楊顯祖評注，則擇它有參考價值的注釋部分彙錄附於書後。

文學古籍刊行社編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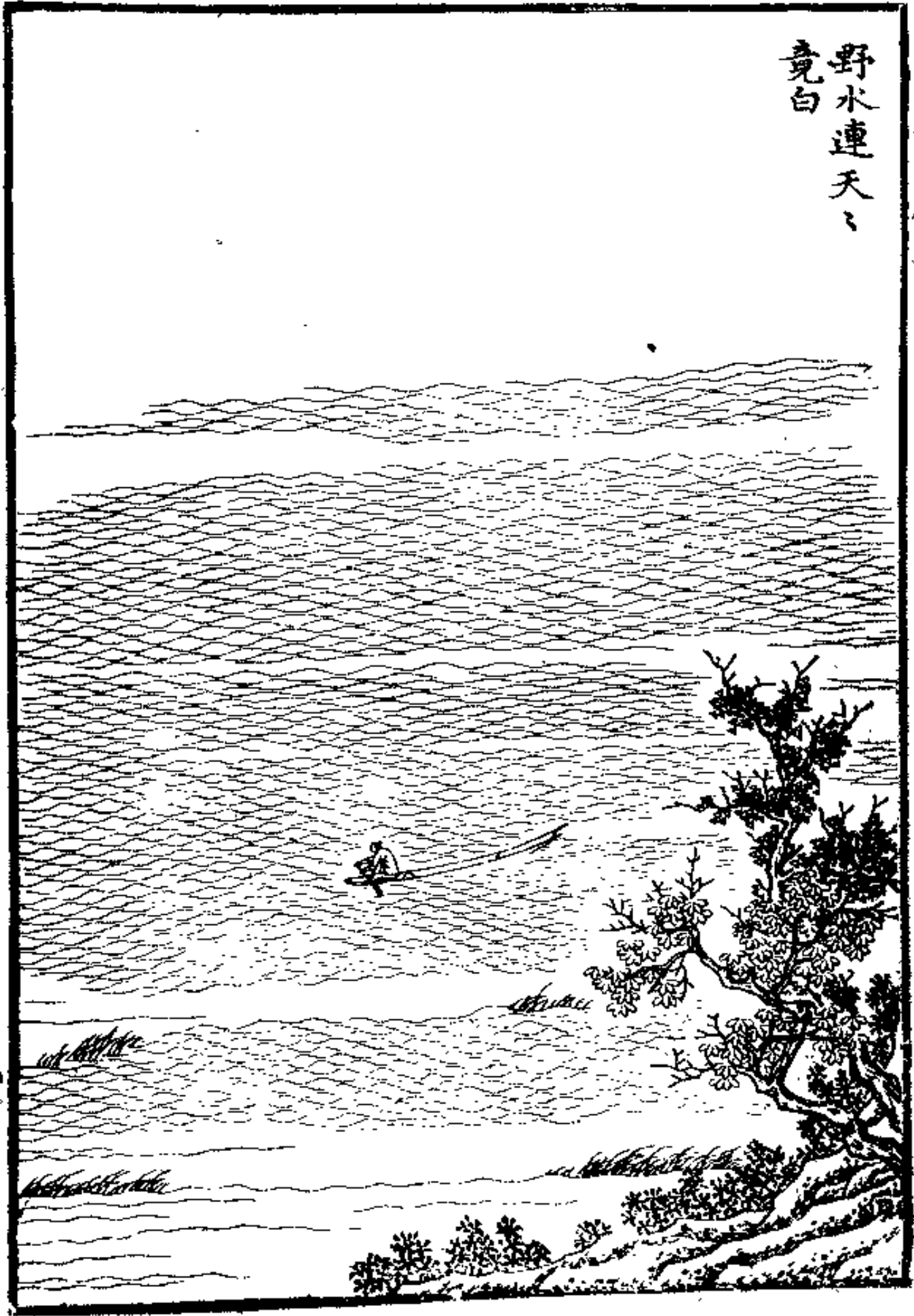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一徑入天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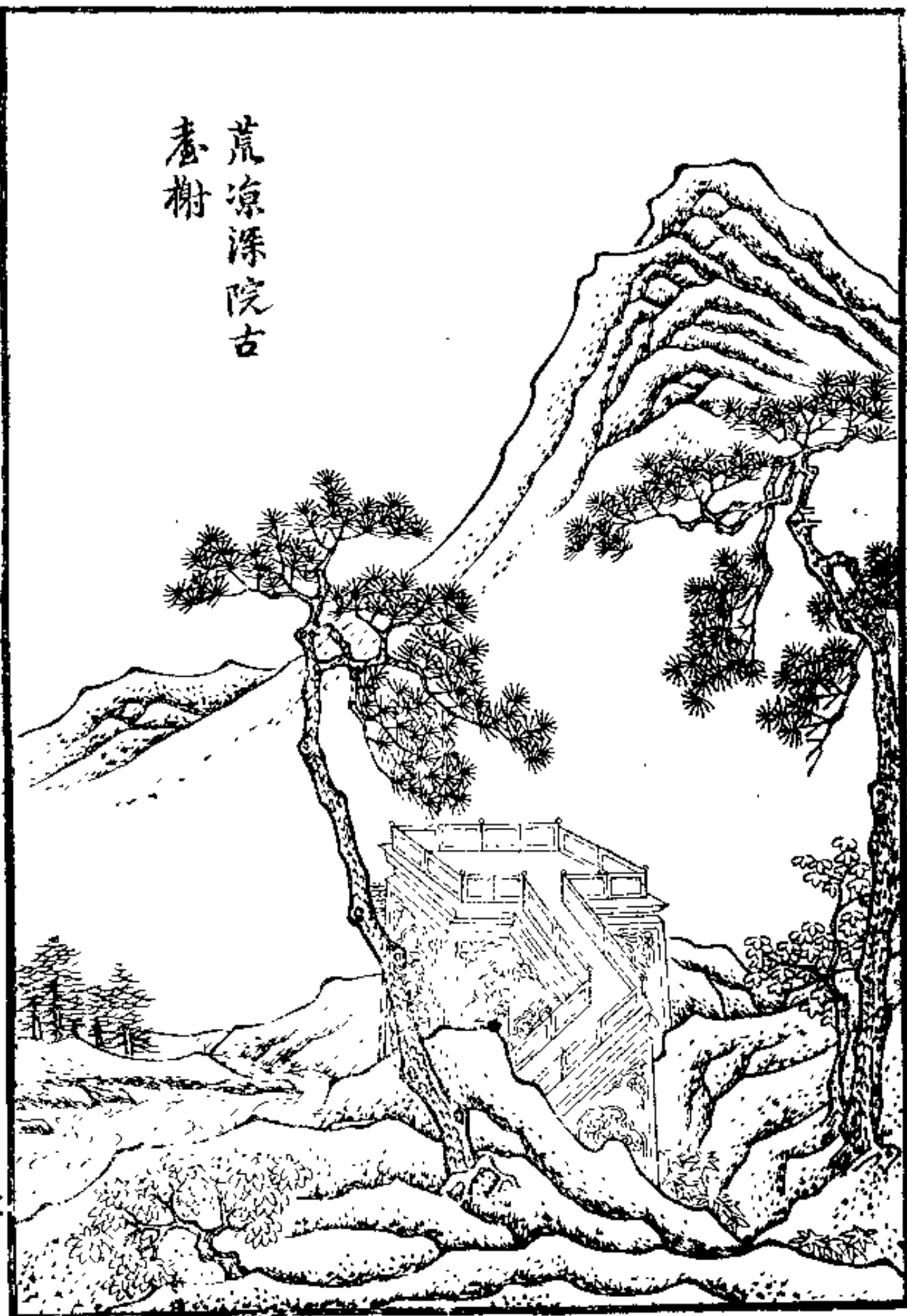
西廂記



野水連天
竟白



荒涼深院古
蒼榭



落日平林
噪晚鴉



西廂記

橫橋流水
茅舍映花



朔風飄雪江
天暮

浩然何處凍
騎驢多應在
灞陵西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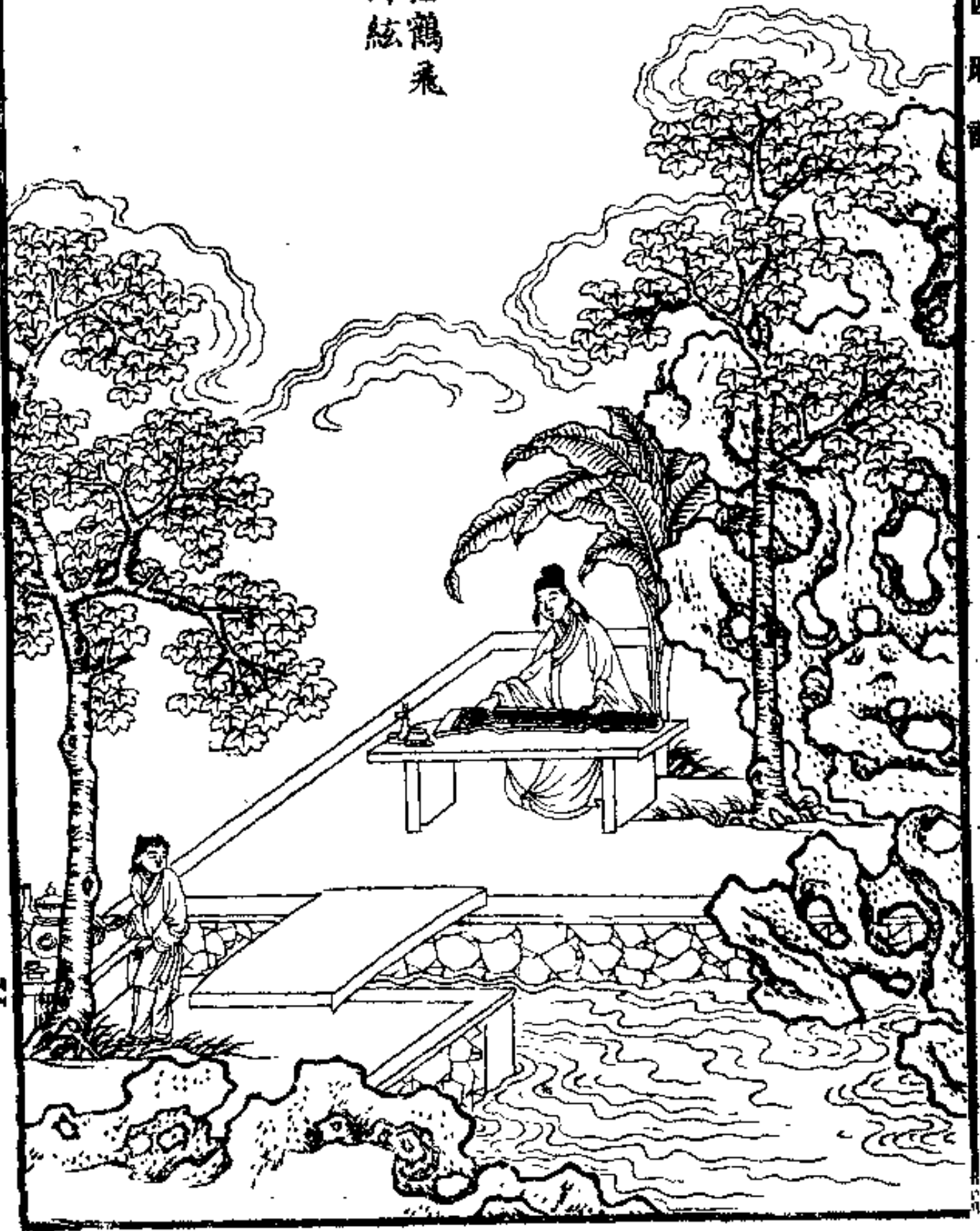


太湖石畔有
數竿修竹好
寄閒身

壁上瑤琴几
上書



啼鳥怨鶴飛
上七條絃



董解元西廂記

上

仙呂調醉落魄纏令

引辭

吾皇德化喜讎太平多暇

干戈倒載開兵甲。這世爲人。白甚不歡。海晏秦樓謝館。鴛鴦幄。風流稍是有聲價。教惺惺浪兒每都伏咱。不曾胡來。俏倬是生涯。

整金冠攜一壺兒酒。戴一枝兒花。醉時歌。狂時舞。醒時罷。每日價疎散。不曾着家。放二四不拘束。儘人團
剝

風吹荷葉打拍不知箇高下。誰曾慣對人唱他。說他。

好弱高低且按捺。話兒不是朴刀桿棒。長槍大馬

尾曲兒甜。腔兒雅。裁翦就雪月風花。唱一本兒倚翠

偷期話

般涉調 哨遍

斷送引辭

太皞司春。春工着意。和氣生

暘谷。十里芳菲。儘東風。絲絲柳搓金縷。漸次第桃紅
杏淺。水綠山青。春漲生煙渚。九十日光陰能幾。早鳴
鳩呼婦。乳燕攜雛。亂紅滿地。任風吹。飛絮蒙空。有誰
主。春色三分。半入池塘。半隨塵土。○滿地榆錢。算來
難買春光住。初夏永薰風。池館有藤牀。冰簟紗幮。日
轉午。脫巾散髮。沈李浮瓜。寶扇搖紈素。着甚消磨永

日有掃愁竹葉。侍寢青奴。霎時微雨送新涼。些少金風透殘暑。韶華早暗中歸去。

耍孩兒。蕭蕭敗葉辭芳樹。切切寒蟬會絮。浙零零疎雨滴梧桐。聽啞啞鴈歸南浦。澄澄水印千江月。浙浙風篩一畝蒲。窮秋盡。千林如削。萬木皆枯。○朔風飄雪江天暮。似水墨工夫畫圖。浩然何處凍騎驢。多應在霸陵西路。寒侵安道讀書舍。冷浸文君沽酒壚。黃昏後。風清月澹。竹瘦梅疎。

太平賺四季相續。光陰暗把流年度。休慕古。人生百歲如朝露。莫區區。好天良夜且追遊。清風明月休辜。

負。但落魄。一笑人間今古。聖朝難遇。○俺平生情性好。疎狂。疎狂的情性難拘束。一回家想麼。詩魔多。愛選多情曲。○比前覽樂府不中聽。在諸宮調裏却着數。一箇箇旖旎風流濟楚。不比其餘。

柘枝令。也不是崔韜逢雌虎。也不是鄭子遇妖狐。也不是井底引銀餅。也不是雙女奪夫。○也不是離魂倩女。也不是謁漿崔護。也不是雙漸豫章城。也不是柳毅傳書。

牆頭花。這些兒古蹟。現在河中府。卽目仍存舊寺宇。這書生是西雒名儒。這佳麗是博陵幼女。而今想得

冷落了迎風戶。唯有舊題句。空存着待月迴廊。不見了吹簫伴侶。聰明的試相度。惺惺的試嘗付。不同熱鬧話。冷澹清虛最難做。三停來是閨怨相思。折半來是尤雲殢雨。

尾窮綴作。腌對付。怕曲兒拾到風流處。教普天下顛不刺的浪兒每許。

此本話說唐時這個書生。姓張名珙字君瑞。西雒人也。從父宦遊於長安。因而家焉。父拜禮部尚書。薨。五七載間。家業零替。緣尚書生前守官清廉。無他蓄積之所致也。珙有大志。二十三不娶。

仙呂調賞花時西雒張生多俊雅。不在古人之下。苦愛詩書。素閒琴畫。德行文章沒包彈。綽有賦名詩價。

河東華嶽乳口敵樓沒與高。髣髴來到雲霄。黃流滾滾。時復起風濤。

尾東風兩岼綠楊搖。馬頭西接着長安道。正是黃河津要。用寸金竹索。纜着浮橋。

入得蒲州。見景物繁盛。若瑞其喜。尋旅舍安止。

仙呂調醉落魄通衢四達。景物最堪圖畫。龍蔥瑞靄。迷鴛瓦。接屋連甍。五七萬人家。○六街三市通車馬。風流人物類京華。張生未及遊州學。策馬攜僕尋得箇店兒下。

有宋玉十分美貌。懷子建七步才能。如潘岳擲果之容。似封騰心剛獨正。時間尚在白衣。日下風雲。

未遂。張生尋得一處清幽店舍
下了。任經數日。心中似有悶倦

黃鍾調 侍香金童 清河君瑞邸店權時住。又沒箇親

知爲伴侶。欲待散心沒處去。正疑惑之際。二歌推戶

○張生急問道都知聽說。不問賢家別事故。聞說貴

州天下沒有甚希奇景物。你須知處

尾 二歌不合盡說與。開口道不穀十句。把張君瑞送

得來腌受苦

被幾句雜說間言。送一段風流煩惱。道甚的來。道甚的來。道蒲州東十餘里。有寺曰普救。自則天崇
浮屠教。出內府財勅建。僧藍無麗於此。請先生一觀

高平調 木蘭花 店都知說一和。道國家修造了數載

餘過其間蓋造的非小可想天宮上光景賽他不過
說謊後小人圖甚麼普天之下更沒兩座張生當時
聽說破道譬如開走與你看去則箇

生出蒲州隨喜普救寺
離城十餘里須臾早到

仙呂調醉落魄綠楊影裏君瑞正行之次僕人順手
直東指道兀底一座山門君瑞定睛視○見琉璃碧
瓦浮金紫若非普救怎如此張生心下猶疑貳道普
天之下行來不曾見這區宇

尾到跟前方知是觀牌額分明是勅賜寫着簸箕來
大六箇渾金字

是何年建。見梁文上。明寫着垂拱二年修

尾。都知說得果無謬。若非今日隨喜後。着丹青畫出來。不信道有

此寺蓋造。真是富貴。搗椒泥紅壁。雕花間玉梁。沉檀金四柱。玳瑁壓階缸。松檜交加。花竹間列。觀此異景。奢華果是人間天上。若非國力。怎生蓋得。

雙調。文如錦。景清幽。看罷絕盡塵俗意。普救光陰。出塵離世。明晃晃。輝金碧。修完濟楚。栽接奇異。有長松矮栢。名葩異卉。時潺潺流水。湊着千竿翠竹。幾塊湖石。瑞煙微。浮屠千丈。高接雲霓。○行者道。先生本待觀景致。把似這裏開行。隨喜塔位。轉過迴廊。見箇竹

簾兒掛起。到經藏北。法堂西。廚房南面。鐘樓東裏。何
松亭那畔。花溪這壁。粉牆掩映。幾間寮舍。半亞朱扉。
正驚疑。張生覷了。魂不逐體。

尾瞥然一見如風的。有甚心情更待隨喜。立掙了渾
身森地。

當時張生却是見甚的來。見甚的來。與那五百年
前疾憎的冤家。正打箇照面兒。一天煩惱。當初指
引爲都知。滿腹離愁。到此發迷。因行者
一場旖旎風流事。今日相逢在此中。

仙呂調點絳脣纏樓閣參差。瑞雲縹緲。香風煖。法堂
前殿。數處都行遍。○花木陰陰。偶過垂楊院。香風散。
半開朱戶。瞥見如花面。

風吹荷葉生得於中堪羨。露着龐兒一半。宮樣眉兒
山勢遠。十分可喜。二停似菩薩。多半是神仙。

醉奚婆。儘人顧盼。手把花枝撚。瓊酥皓腕。微露黃金

釧

尾這一雙鵲鵲眼。須看了可憎底千萬。兀底般媚臉

兒不曾見

手撚粉香春睡起。倚門立地怨東風。鬢縮雙鬟。釵
簪金鳳。眉彎遠山不翠。眼橫秋水無光。體若凝酥。
腰如弱柳。指猶春筍。纖長脚似金蓮穩小。正傳道
小生二十三歲。未嘗近於女色。其心雖正。見此女
子。頗動其情。

中呂調香風合纏令轉過茶蘼架。正相逢着宿世那

冤家。一時聞見了他。十分地慕想他。不道措大連心
要退身。却把箇門兒亞。喚別人不見。不見。不見。○朱
櫻一點襯腮霞。斜分着箇龐兒鬢似鴉。那多情媚臉
兒。那鶻鴿淥老兒。難道不清雅。見人不任偷睛抹。被
你風魔了人也。你風魔了人也。你風魔了人也。

牆頭花也沒首飾鉛華。自然沒包彈。淡淨的衣服兒
扮得如法。天生更一段兒紅白。便周昉的丹青怎畫
○手托着腮兒。見人羞又怕。覷舉止行處。管未出嫁。
不知他姓甚名誰。怎得箇人來問咱。○不曾舊相識。
不曾共說話。何須更買卦。已見十分掉不下。兀的般

標格精神。管相思人去也。媽媽

尾 你道是可憎麼。被你直羞落庭前無數花

門前縱有閒桃李。羞對桃源洞裏人。佳人見生。羞婉而入

大石調 伊州滾 張生見了。五魂悄無主。道不曾見恁
好女。普天之下。更選兩箇應無。膽狂心醉。使作不得
顧危亡。便胡做。一向癡迷。不道其間。是誰任處。○忒
昏沈。忒麤魯。沒掂三。沒思慮。可來慕古。少年做事。大
抵多失心麤。手撩衣袂。大踏步。走至根前。欲推戶。腦
背後箇人來。你試尋思。怎炤顧。

尾 凜凜地身材七尺五。一隻手把秀才。摔住吃搭搭

地拖將柳陰裏去

真所謂貪趣眼前人。不防身後患。梓任張生的是誰。云云。乃寺僧法聰也。生驚問其故。僧曰。此處公不可往。請詣他所。生日。本來隨意。何往不可。僧曰。故相崔夫人宅眷。權寓於此。

仙呂調惜黃花張生心亂。法聰頻勸。這裏面狼籍。又無看翫。不是廝遮攔。解元聽分辨。這一位也非是佛殿。○舊來是僧院。新來做了客館。崔相國家屬。現寄居裏面。君瑞道莫胡來。便死也須索看這裏管。塑蓋得希罕。

尾莫推辭。休解勸。你道是有人家宅眷。我甚恰纔見水月觀音現。

僧笑曰。子言謬矣。何觀音之有。此乃崔相幼女也。生曰。家有閨女。容艷非常。何不居驛而寄居寺中。應曰。夫人。鄭相女也。閨門有法。至於童僕侍婢。各有所役。間有呼召。得至簾下者。亦不致測。日家道肅然。惡傳舍。允雜。故寓此寺。生曰。幾日見歸。僧曰。近日將作水陸大會。及今歲有忌。而不得葬。權置相公柩于客亭。率幼女孤子。嚴祭祀之禮。待來歲通方。詣都營葬。今于此守服。看靈而已。怎見得當時有如此事來。有唐李紳公垂。作鶯鶯本傳。歌爲證。歌曰。伯勞飛遲。燕飛疾。垂楊綻金花。笑日綠窻。嬌女字鶯鶯。金雀鴉鬟年十七。黃姑上天阿母在。寂寞霜姿素蓮質。門掩重關。蕭寺中。芳草花時不

曾出

大石調。驀山溪法聰頻勸道。先輩休胡想。一一話行藏。不是貧僧說謊。適來佳麗。是崔相國的女孩兒。十六七。小字喚鶯鶯。白甚觀音像。○張生聞語。轉轉心

便說知心話

氣合道和。如宿昔交。法本請其從來。生對以儒學進身。將赴詔選。游學連郡。訪諸先覺。偶至貴寺。喜貴寺清淨。願假一室。溫閱舊書。

般涉調夜游宮君瑞從頭盡訴。小生是西維貧儒。四海游學歷州府。至蒲州。因而到梵宇。○一到絕了塵慮。欲假一室看書。每月房錢併納與。問吾師。心下許不許。

生日。月終聊備錢二千。克身宿之資。未知吾師允否。

大石調吳音子張生因僧好。見許以他辭說道。比及歸去。暫時權住兩三月。欲把從前詩書溫閱。若不與

窻兒明。湘簾兒細。竹簾兒疎。○晚來初過雨。有多少
燕喧鶯語。大湖石畔。有兩三竿兒脩竹。好寄閒身。眼
底無俗物。有幾扇兒紙屏風。有幾軸兒水墨畫。有一
枚兒瓦香爐。

尾其餘有與誰爲伴侶。有吟硯紫毫箋數幅。壁上瑤
琴几上書。

開寺丈室高僧語。悶對西廂皓月吟。是夜月色如
畫。生至鶯庭側近。口占二十字小詩一絕。其詩曰。
月色溶溶夜。花陰寂寂春。如何臨
皓魄。不見月中人。詩罷。逶庭徐步。

中呂調鶻打兔對碧天晴。清夜月如懸鏡。張生徐步
漸至鶯庭。僧院悄。迴廊靜。花陰亂。東風冷。對景傷懷。

微吟步月。淘寫深情。○詩罷躊躇不勝情。添悲哽。一
天月色滿地花陰。心緒惡。說不盡。疑惑際。俄然聽聽
得啞地門開。襲襲香至。瞥見鶯鶯。

尾臉兒稔色百媚生。出得門兒來。慢慢地行。便是月
殿裏姮娥也。沒恁地撐。

青天瑩潔。瑞雲都向鬢邊來。碧落澄輝。秀色並耀
眉上長。料想春嬌。厭拘束。等閒飛出廣寒宮。客分
一捻。體露半襟。睍羅袖以無言。垂湘裙而不語。似
湘陵妃子。斜偎舜廟朱扉。如月殿姮娥。微現蟾宮
玉戶。

仙呂調**整花冠**整整齊齊忒稔色。姿姿媚媚紅白。小
顫顫的朱唇。翠彎彎的眉黛。滴滴春嬌可人意。慢騰

騰地行出門來。舒玉纖纖的春筭。把顛巍巍的花摘。
○低矮矮的冠兒偏宜戴。笑吟吟地喜滿香腮。解舞
的腰肢。瘦崑崑的一搦。簌簌的裙兒前刀兒短。被你
風韻韻煞人也猜。穿對兒曲彎彎的半折來大弓鞋
尾遮遮掩掩衫兒窄。那些孃孃婷婷體態。覷着別團
團的明月。伽伽地拜。

不知心事在誰邊。整頓衣裳拜明月。佳人對月。依
君端韻。亦口占一絕。其詩曰。蘭閨久寂寞。無事度
芳春。料得行吟者。應憐
長歎。人生聞之驚喜。

仙呂調 繡帶兒 映花陰。靠小欄。照人無奈月色十分
滿。眼睛兒不轉。仔細把鶯鶯偷看。早教措大心撩亂。

怎禁那百媚的冤家。多時也長歎。把張生新詩答和。
語若流鶯轉。櫻桃小口嬌聲顫。不防花下有人腸斷。
○張生聞語意如狂。相拋着大地苦不遠。沒些兒忌
憚。便發狂言。手撩着衣袂。大踏步走至根前。早見女
孩兒家心腸軟。說得顫着一團。幾般兒害羞赧。思量
那清河君瑞。也是箇風魔漢。不防更被別人見。高聲
喝道。怎敢戲弄人家宅眷。

尾氣撲撲走得掇肩的喘。勝到鶯鶯前面。把一天來
好事都驚散。

真所謂佳期難得。好事多磨。來的是誰。來的是誰。
張生。乃鶯鶯之婢紅娘也。鶯鶯問所以。

仙呂調賞花時百媚鶯鶯正驚訝道這妮子慌忙則

甚那管是媽媽便來吵紅娘低報教姐姐睡來呵促

同歸○引調得張生沒亂煞把似當初休見他越添我

悶愁加非關今世管宿世冤家

尾東風驚落滿庭花玉人不見朱扉亞孩兒莫不是

俺無分共伊嘛

生快快歸於寢
舍通宵無寐

大石調梅梢月剗地相逢引調得人來眼狂心熱見

了又休把似當初不見是他時節惱人的一對多情

眼強睡些何曾交睫更堪聽窻兒外面子規啼月○

此恨教人怎說待拚了依前又難割捨一片狂心九
曲柔腸剗地悶如昨夜此愁今後知滋味是一段風
流冤業下稍管折倒了性命去也

自茲厥後不以進取爲榮不以干祿爲用不以廉
恥爲心不以是非爲戒夜則廢寢晝則忘餐顛倒
衣裳不知所措
慕鶯鶯如此

大石調玉翼蟬前時聽和尚說空把愁眉斂道相國
夫人從來性氣剛深有治家風範怎敢犯尋思了空
悶亂難觀鶯鶯面更有甚身心書幃裏做功課百般
悄如風漢○水乾了吟硯積漸裏塵蒙了書卷千方
百計無由得見小庭那畔不見佳人門晝掩列翅着

脚兒走到千遍。數幅花牋。相思字寫滿。無人敢暫傳。
正是咫尺是冤家。渾如天樣遠。

客窻錯種疎疎竹
細雨斜風故惱人

雙調 豆葉黃 薄薄春陰。釀花天氣。雨兒靈靈。風兒淅
瀝。藥欄兒邊。釣窻兒外。粧點新晴。花染深紅。柳拖輕
翠。○採蓋的遊蜂。兩兩相攜。弄巧的黃鸝。雙雙作對。
對景傷懷。恨自己病裏逢春。四海無家。一身客寄。
攪箏琶。窮愁淚。窮愁淚。掩了又還滴。多病的情懷。孤
眠況味。說不得苦恹恹。一箇少年身已多。因爲那薄
倖種。折倒得不戲。○千般風韻。一捻兒年紀。多宜多

風物正愁人。怕到黃昏。忽地又黃昏。○花憔月悴。羅衣褪。生怕旁人問。寂寥書舍。掩重門。手捲珠簾。雙目送行雲。

應天長。兩眉無計解愁顰。舊愁新恨。這一番愁又新。淹不斷。眼中淚。搵不退。臉上啼痕。處置不下。閒煩惱。磨滅了舊精神。○幾番修簡。問寒溫。又無人傳信。想着後。先斷魂。書寫了數幅紙。更不筭。織錦迴文。我幾曾夢見人傳示。我虧你。你虧人。

萬金臺。比及相逢。奈何時下窘。你尋思。悶那不悶。這些病。何時可待醫來。却又無箇方本。飲食每日餐三

頓不曾飽吃了一頓。一日十二箇時辰沒一刻暫離方寸。

尾待登臨又不快。開行又悶。坐地又昏沈。睡不穩。只倚着箇鮫綃枕頭兒盹。

生從見了如花煩惱處。治不下。本待欲睡。忽聽得攏門兒低啞。見箇行者道。俺師父請吃椀淡茶。生攝衣而起。勉就方丈。與法本開話。

正宮調應天長僧齋。擗掠得好清虛。有蒲團禪几。經案瓦香爐。窻間脩竹影扶疎。圍屏低矮。都畫山水圖。銀瓶點嫩茶。啜罷煩渴滌除。有行者法師張君瑞。一箇外人也無。○許了林下做爲侶。說得言語真箇不。

入俗。高談濶論。曉今古。一箇是一方長老。一箇是一
代名儒。俗談沒半句。那一和者也之乎。信道若說一
夕話。勝讀十年書。

尾傾心地正說到投機處。聽啞得門開。瞬目覷見箇
女孩兒。深深地道萬福。

桃源咫尺無緣到。不意仙姬出洞來。
生再覷久之。乃向者促鸞之人也。

般涉調。牆頭花。雖爲箇侍婢。舉止皆奇妙。那些兒鶻
鶻。那些兒掉曲彎彎的宮樣眉兒。慢鬆鬆地合歡髻
小○裙兒窄地。一搦腰肢裊。百媚的龐兒好。那不好
小穎穎的一點朱唇。溜汴汴一雙淚老○不苦詐打

扮不甚艷梳掠衣服盡素縞稔色行爲定有孝見張
生欲語低頭見和尚佯看又笑

尾道了箇萬福傳示了。姿姿媚媚地低聲道。明日相
國夫人待做清醮

法本令執事準備紅娘辭去。生止之曰。敢問娘子
宅中未嘗見婢僕出入何故。紅娘曰。非先生所知
也。生曰。願聞所以。紅娘曰。夫人治家嚴肅。朝野知
名。夫人幼女鶯鶯。數日前。夜乘月色潛出。夫入竊
知令妾召歸。失子母之情。立鶯鶯庭下。責曰。爾爲女
子。容艷不常。更夜出庭。月色如書。使小僧游客得
見其面。豈不自恥。鶯鶯泣謝曰。今當改過自新。不
必娘自苦苦。然夫人怒色。鶯不敢正視。况姨姪敢
亂出入耶。言訖而去。生謂法本曰。小生備
錢五千。爲先父尚書作分功德。師曰。諾

中呂調牧羊關適來因把紅娘問說夫人恁般情性

作事威嚴。治家廉謹。無處通佳耗。無計傳芳信。欲要
成秦晉。天天除會聖。○悶荅孩地倚着窗臺兒。耽你
尋思。大小鬱悶。處治不下。擘畫不定。得後。是自家
采。不得後。是自家命。更打着黃昏也。兀的不愁殺人
尾。儻或明日見他時分。把可憎的媚臉兒飽看了一
頓。便做受了這恓惶也。正本

生日。來日向道場裏。須見得
你。越睡不着。只是想着鶯鶯

中呂調碧牡丹小春寒尚淺。前嶺早梅應綻。玉壺一
夜。積漸裏冰漸生滿。業重身心。把往事思量遍。悶如
絲。愁如織。夜如年。○自從人箇別。何曾考五經三傳。

怎消遣。除告得紙和筆硯。待不尋思。怎奈心腸軟。告天天。天不應。奈何天。

〔尾〕沒一箇日頭兒心放閒。沒一箇時辰兒不掛念。沒一箇夜兒不夢見。

張生捱得天曉。來看
做齋。已早安排了畢。

〔越調〕上平西。纏令月兒沈。雞兒叫。現東方日光。漸擁出扶桑。諸方檀越。不論城郭與村坊。一齊齊隨喜道場來。罷鋪收行。○登經閣。游塔位。穿佛殿。立迴廊。遠着聖位。隨喜十王。供壇高。壘寶花香。火間金幢。救拔亡過相公靈。滅罪消殃。

鬪鶴鶉法聰收拾鼓鳴鐘響衆僧雲集盡臨壇上有
法悟法空慧明慧朗甚嚴潔甚磊浪法堂裏擺列着
諸天聖像○整整齊齊自然成行只少箇圓光便似
聖僧模樣法本臨壇衆人瞻仰盡稽首都合掌至心
先把諸佛供養

青山口衆鬢髮簇捧着箇老婆娘頭白渾一似霜體
穿一套孝衣裳年記到六旬以上臨壇揖了衆僧叩
頭禮下當陽左壁頭箇老青衣拖着歡郎右壁箇佳
人舉止輕盈臉兒說不得的搶把蓋頭兒揭起不甚
梳粧自然異常鬆鬆雲髻偏彎彎眉黛長首飾又沒

着一套兒白衣。直許多韻相。

雪裏梅諸僧與看人驚。見瞥見一齊都望。住了念經。罷了隨喜。忘了上香。○選甚士農工商。一地裏開開攘攘。折莫老的小的。俏的村的。滿壇裏熱荒。○老和尚也眼狂心痒。小和尚每按頭縮項。立掙下法堂。九伯了法寶。軟癱了智廣。

尾添香侍者似風狂。執磬的頭陀呆了半晌。作法的闍黎神魂蕩颺。不顧那本師和尚。聒起那法堂。怎遮當。貪看鶯鶯。開了道場。

禪僧既見。十年苦行。此時休。行者先憂。二月桃花。今夜破。餘者尚然。張生何似。

合掌稽首皈依佛法僧三寶。相國夫人煞年老虔心。豈避辭勞。鶯鶯雖是箇女孩兒。孝順別人。卒難學禮。拜無休。追薦亡靈。救拔先考。○那作怪的書生。坐間悄一似風魔顛倒。大來沒尋思。所爲沒些兒斟酌。到來一地的亂道。幾曾懼。相國夫人。不怕旁人笑。盛說法打匹。似開庵。譚正念佛作偈。把美令兒胡噀。秀才家那箇不風魔。大抵這箇酸丁。忒劣角。風魔中占得箇招討。

急曲子比及結絕了道場。惱得諸人煩惱。智深着言苦勸。解元休。心頭怒惡。譬如這裏開鑿鑿。把似書房。

裏睡取一覺

尾道着保也不保。焦也不焦。眼睜睜地伴呆着。一夜葫蘆提鬧到曉。

日欲出。道場罷。衆僧請夫人燒疏。

商調定風波。燒罷功德疏。百媚地鶯鶯不勝悲苦。似梨花帶春雨。老夫人哀聲不住。那君瑞醮臺見旁立地不定。瞑子裏歸去。○法本衆僧徒。別了鶯鶯。夫人子母。佛堂裏自監觀。覷着收拾鋪陳來的什物。見箇小僧入得角門來。大踏步走得來荒速。

尾口茄目瞠面如土。說殺那諸僧和寺主。氣喘不迭。

叫苦

天曉衆僧恰齋罷。忽走
一小僧。荒急來稱禍事

仙呂調剔銀燈階下小僧報覆觀了三魂無主塵蔽
了青天旗遮了紅日滿空紛紛土雨鳴金擊鼓擺槊
槍刀把寺圍住○爲首強人英武見了早森森地怯
懼裹一頂紅巾珍珠如糝飯甲掛唐夷兩副靴穿抹
綠騎疋如龍卷毛赤兔

尾響一枝竅鏗黃華琴擔柄簸箕來大開山板斧是
把橋將士孫飛虎

唐蒲關乃屯軍之處是歲渾太師薨被丁文雅不
善御軍其將孫飛虎半萬兵叛劫掠蒲中如何見

得。鶯鶯本傳歌爲證。歌曰。河橋上將亡官軍。虎旗
長戟交壘門。鳳凰詔書猶未到。滿城戈甲如雲屯。
家家玉帛棄泥土。少女嬌妻愁被虜。出門走馬皆
健兒。紅粉潛藏欲何處。嗚嗚阿母帝向天。憇中抱
女投金鈿。鉅華不顧欲
藏艷玉顏轉瑩如神仙

正宮文序子纏諸師長權且任畧聽開解不幸死了

蒲州渾瑊元帥把河橋將文雅荒淫素無良策亂軍
失統劫掠蒲州把城池損壞劫財物奪妻女不能掙
揣豈辨箇是和非不分箇皂白南鄰北里成灰劫掠
了民財蒲城裏豈辨箇後巷前街變做屍山血海
甘草子騁無賴騁無賴於中箇首將罪過迷天大是
則是英雄臨陣披重鎧倚仗着他家有手策欲反唐

朝世界不來後是咱家眾僧來怎當待

脫布衫來後怎生當待思量恁怪那不怪繇然甚矮也不矮彷彿近此中境界

尾那裏到一箇時辰外。埒埒騰騰地塵頭蔽日色。半萬賊兵勝到來

寺僧不及措手。慌掩戶以拒。軍賊以劍扣門。飛鏃入寺。大呼曰。我無他取。惟望一飯。典寺者與僧眾議。欲開門迎賊。法堂廊宇足以屯眾。悉與會食。聊贖財賄以悅眾心。庶惡人不生。兇意若不然。恐斬關而入。不問老幼善惡。以被殘滅。大眾可否。執事僧智深啓大師曰。開門迎賊。於我何害。今寺有崔夫人幼女鶯鶯。年少貌麗。亂軍既入。若不准備。必被虜掠而去。崔相姻親交朋。蒙恩被德。職司權路。不利後事。雖被賊掠。皆我開門迎賊所致。執作同情。何辭以辯。

也。願得寺僧有勇敢，共力破賊。易如振稿，自斷衆止。一二作亂，餘必齊從。貪目前之利，忘反掌之災。我若敷陳利害，必使逆徒不能奮武作威，自令奔潰。

仙呂調繡帶兒。不會看經，不會禮懺，不清不淨。只有天來大膽，一雙垂眼。果是殺人不斬，自受了佛家戒。手中鐵棒，經年不磨，被塵暗，腰間戒刀，是舊時斬虎。誅龍劍，一從殺害的衆生厭，掛於壁上，久不曾拈。○頑羊角靶，盡塵緘，生澁了雪刃霜尖。高呼僧行，有誰隨掩。但請無慮，不管有分毫失賺。心口自思念，戒刀舉。今日開齋，鐵棒有打鑿，立於廊下。其時遂把諸僧點，搗搜好漢，每兀誰敢待要斬賊降衆。大喊故是不

險

尾開門但助我一聲喊戒刀舉把羣賊來斬送齋時

做一頓饅頭餡

殺人肝膽翻為濟眾之心落草英雄反作破賊之勇聽大呼曰上為教門下為僧眾當此之時各當勉力有敢助我退賊者出於堂右須臾堂下近三百人各持白棒戒刀相應曰願從和尚決死

雙調文如錦細端詳見法聰生得搗搜相刁厥精神

蹺蹊模樣牛腳濶虎腰長帶三尺戒刀提一條鐵棒一疋戰馬似敲了牙的活象偏能軟纏只不披着介冑八尺堂堂好雄強似出家的子路削了髮的金剛從者諸人二百餘一箇箇器械不類尋常生得眼腦

胯大臀腰○雄豪舉止輕驍。馬上斜刀把寶鏗挑。觀
來手下諸軍。按英雄。怎畫。倘儻難描。或短或長。或肥
或瘦。一箇箇精神沒彈包。拈詳了。縱六千來不到。半
萬來其高。

牆頭花寺方五里。衆軍都圍繞。整整齊齊盡擺擱。三
停來繫青布行纏。折半着黃紬絮襖。○鼙鼙的鼓響。
畫角聲繚繞。獵獵征旗似火飄。催軍的聒地轟聲。納
喊的揭天唱叫。○一時間怎堵當。從來固濟得牢。牆
壁若石壘鐵裹。山門破後殺。待蹉踏怎地蹉踏。待奔
弔如何奔弔。

柘枝令板鋼斧劈羣刀砍。一地裏熱鬧和鐸。那法聰和尚對將軍。下情陪告。念本寺裏別無寶貝。敝院又沒糧草。將軍手下有許多兵。怎地停泊。

長壽仙袞朝廷咫尺。不曉定知道。多應遣軍。定把賢每征討。不當穩便。恁時悔也應遲。賢家試自心量度。○那賊將聞斯語。心生怒惡。打春的髡囚。怎敢把爺違拘俺。又本無心把你僧家混耗。甚花唇兒。故來相惱。

急曲子又不待奪賢寺宇。又不待要賢金寶。衆軍飢困權停待。甚堅把山門閉着。衆僧其間。只有你做虎。

豹。叨叨地把爺凌虐

尾。你要截了手。打破腦。雙割了耳。臊牢縛了脚。倒弔着山門上。瞧到老。

聰曰。公等息怒。願一一從命。且公等幾千人。與將軍安置飲食。敢告公等少退百步。使衆徐行。不至喧爭。甚幸。將軍曰。爾既許我。吾不從命。非也。於是軍退百步。聰已下樓上馬。

黃鍾調。喜遷鶯。纏令賊軍聞語。約退三二百步。下了長關。徹了大鎖。兩扇門開處。那法聰呼從者。你但隨吾。喊得一聲。撲碌碌地離了寺門。不曾見恁地蹊蹺隊伍。○盡是没意頭。搗搜男女。覷賊軍約半萬。如無物。那法聰橫着鐵棒。厲聲高呼。叛國賊。請箇出馬決。

勝負不消得埋杆豎柱

四門子 國家又不曾把賢每虧負。試自心嘗腹。衣糧俸祿是吾皇物。恁咱有福。好乾好羞。方今太平。征戰又無。好乾好羞。你做得無功受祿。○不幸蒲州太守渾瑊卒。你便欺民叛國。劫人財產。行纍魯。更蹉踏人寺宇。好乾好羞。饅頭待要俺不與。好乾好羞。待留着喂驢。

柳葉兒 譬如蹉踏俺寺家門戶。不如守着你娘墳墓。俺也不是廝虎孩兒。每早早地伏輸。

尾 好也好教你回去。弱也弱教你回去。待不回去。只

消我這六十斤鐵棒苦

聰躍馬大呼軍中掌領相見。一將出謂聰曰。汝為佛弟子。當念經持戒。如何出羸惡。聰曰。公等身充卒伍。忝預軍官。且國家養爾。本欲安邊。是以月終給粟。歲季支衣。四時無凍餒之憂。數口享富安之慶。豈以一時失統。忘國重恩。大掠良民。收殘上郡。朝廷咫尺。且夕必知。命將統兵。片時可至。汝等作沙場之血。汝族為叛國之囚。族滅身亡。有財何益。公等宜熟計之。賊將突馬出曰。爾不為我備食。何說我眾。

大石調玉翼蟬賊頭領聞此語。佛也應煩惱。嚼碎狼牙。睜察大小眾孩兒。曹聽我教。着只助我一聲喊。只一合活把髡徒捉。眾軍聞言。夔夔插戰鼓。滴流流地。雜彩旗搖。○連天地叫殺。不住齊吹畫角。愁雲蔽日。

殺氣連霄。遂呼和尚休要狂獍。等待着緊拈着鐵棒。牢坐着鞍鞦。想着西方極樂。見得十分是命夭。畧等我仁事。與賢家一萬刀。

尾掩耳不及如飛到。馬蹄踐碎霞一道。見和尚鼻凹上大刀落。

只聽得吉丁地一聲。和尚性命如何。

大石調。伊州袞纏令。陰風惡。戈甲遍荒郊。殺氣黯青霄。六軍發喊。旗前二馬相交。法聰和尚手中鐵棒。眉齊快賭當。咭叮地一聲。架過截頭古定刀。○馬如龍。人如虎。鐵棒輪鋼刀舉。各按六韜。這一回須定箇誰。

軍近不得其脚

六條臂膊。於中使鐵棒。的偏強。三箇英雄。關裏戴頭盔的。先歇。使刀的對壘。使槍的好開。

正宮文序子纔歇罷。重披掛。何曾打話。不問箇是和
非。覷僧人便扎。輕閃過。摔住獅蠻。恨心不捨。用平生
勇力。抱入懷來。鞍鞦上一納。○聽得叫一聲苦。連衣
甲頭攙得掉下。奈何使刀的人。困馬乏。欲待掙揣些
英雄。不如越撒。何曾敢與他和尚爭鋒。望着直南下
便逐

甘草子怎拿拏。怎拿拏。法聰覷了勃騰騰地無明發。
彷彿趕相近。叫聲如雷炸。和尚何曾動着。子喝一聲

宜結束。紅彪彪地戴一頂紗巾。密砌着珍珠

醉奚婆甲掛兩副雄烈超今古。力敵萬夫。綽名喚孫

飛虎

尾帶一枝鐵胎弩弧。內插着百雙鋼箭。擔一柄簸箕
來大開山斧

適來壓路贏人。
不意棋逢對手

般涉調麻婆子飛虎是真英烈。法聰是大丈夫。飛虎
又能征戰。法聰甚是英武。飛虎專心取寺宇。法聰本
意破賊徒。法聰有降賊策。飛虎有叛國圖。○法聰使
一條鎖鐵棒。飛虎使一柄板鋼斧。恨不得一斧砍了

和尚恨不得一棒待搨殺飛虎。不道飛虎慣相持。思量法聰怎當賭。法聰尋贏便飛虎。覓走路。

尾法聰贏飛虎輸。法聰不合趕將去。飛虎扳番竅鏝

弩

那法聰認做真實取勝。怎知是飛虎佯敗。把夾鋼斧擗在戰鞍。伸靴入鏝。扳番龍筋弩。安上一點油。搖番銅牙利。會百步風裏穿楊。教七尺來僧人怎趕。

正宮文序子將軍敗有機變。不合追趕。趕上落便宜。輸他方便。斜挑金鏝。那身十分陡健。一聲霹靂。弩箭離絃。渾如飛電。○法聰早當此際。遙遙地望見。果是會相持。能征慣戰。不慌不緊。不忙。果手疾眼辨。揜着

那話初出產門來

縱聽獨力不加。走出陣去。賊兵把寺圍了。孫飛虎隔門大叫。我第一待教兵卒吃頓飯食。第二知崔相夫人家眷在此。來取鶯鶯。與我大兵便退。不與我。目下有災。人報崔氏子母請殺鶯鶯。

大石調玉翼蟬衝軍陣。鞭駿馬一逕地西南上。迓更不尋思。手下衆僧行。身邊又無衣甲。怎禁他諸賊黨。着弓箭射。爭敢停時霎。衆僧三百餘人。比及扣寺門。十停兒死了七八。○幾箇參頭行者。着箭後卽時坐化。頭陀中劔血污了袈裟。幾箇誦經五戒。是佛力扶持。後馬踐殺。一箇走不迭和尚。被小校活拿。說得臉兒來。渾如蠟滓。幾般來害怕。繡旗底飛虎道。驅來詢

問咱

尾欲待揪捽沒頭髮。扯住那半扇雲衲。屹搭搭地直

驅來馬直下

飛虎問曰。我求一飯。汝輩拒我。僧曰。大師欲邀將軍會食。執事者論及前相國崔公靈柩在寺。公有女鶯鶯。艷絕一時。恐公等擄去。崔公之親舊。權重朝野。致患在他時。飛虎笑曰。適來法聰所言。真有鶯鶯。我想河橋將了文雅。好色嗜酒之外。百事不能動其情。我若使鶯鶯覩粧艷服。獻之文雅。必大悅。可連師據蒲。雖朝廷興兵。莫我禦矣。

正宮甘草子纏令聽說破。聽說破。把黃髯撚定。徹放眉間鎖。遂喚幾箇小儂。傳令眾擄掇。○隔着山門。厲聲叫。滿寺裏僧人聽呵。隨俺後。抽兵便回去。不隨

後。您須識我

脫布衫得鶯鶯後。便退干戈。不得後。目前生禍。不共你搖嘴掉舌。不共你鬪爭鬪合。

尾寺牆兒便是純鋼裏。更一箇時辰打不破。屯着山門便點火。

僧衆聞之大駭。法本領被傷者來見夫人。說及賊事。夫人聞語。仆地誑倒。紅娘與鶯鶯連救。多時稍甦。鶯泣曰。且以相公靈柩為念。鶯鶯乞從亂軍。一身被辱。上救夫人殘年。下解寺災。活衆僧之命。愿不以女子一身見辱而誤衆人。

道官解紅驀聞人道。森森地誑得魂離殼。全家眷愛多應是四分五落。先人化去。不幸斯間遭賊盜。思量

了兄弟歡郎忒年紀少。隔門又聽得賊徒叫。指呼着
鶯鶯是他待要。心頭悄如千刀攪。孤孀子母沒處投
告。○心下徘徊自籌度。只除會聖。一命難逃。尋思到
底多應被他誅勦。我隨強寇。年老婆婆有誰倚靠。添
煩惱地濶天寬沒處着。到此怎惜我貞共孝。多被賊
人控持了。有些兒事體。夫人表若惜奴一箇。有大禍

三條

尾第一我母親難再保。第二諸僧都索命。天第三把
兜率般的伽藍。枉火內燒

夫人泣曰。母禮至愛。母情至親。汝若從賊。我生何
益。吾今六十。死不爲天。所痛鶯鶯幼年。未得從夫。

孤亡蕭寺。言訖。放聲大慟。

大石調還京樂。是時鶯鶯孤孀母子。抱頭哭泣號咷。放聲不住。哭得他衆僧心焦。思量這回子母不能保。待覓箇身亡命天。又恐賊軍不知縷細。葫蘆提把寺院焚燒。我還取次隨賊寇。怕後人知道。這一場污名不小。做下千年恥笑。辱累煞我相公先考。○我尋思這事體。怎生是着。夫人與大師。議論評度煩惱。階前僧行。一謎地向前哀告。擎拳合掌。要奴獻與賊盜。指約不住。一地裏鬧護鐸。除死後一場足了。欲要亂軍不生怒惡。恁獻與妾身屍殼。儘教他陣前亂刀萬斫。

假如死也名全貞孝

尾觀着階址恰待褰衣跳衆人都說得呆了見階下
一人拍手笑

法聰施武寺中難可退賊兵不肯用謀破盡許多
強寇衆鶯鶯褰衣望階下欲跳欲跳被夫人與紅
娘扯住忽聽階下一人大
笑衆人皆觀笑者是誰

黃鍾宮快活爾纏令子母正是愁大眾情無那忽聞
得一人語言稱將賊盜捉一齊觀瞻見箇書生出離
人叢生得面顏相貌有誰過○年紀二十餘身品五
尺大疎眉更目秀鼻直齒能粗唇若塗朱臉似銀盤
清秀的容儀比得潘安宋玉醜惡

出隊子却認得是張生。僧人把他衣扯着。低言悄語
喚哥哥。又不比書房裏間吟課。你須見賊軍排列着。
○賢不是九伯與風塵世言了。怎改抹。見法聰臨陣
恁比合。與飛虎衝軍惡戰討也。獨力難加也。走却
柳葉兒你肌骨似美人般軟弱。與刀後怎生掄摩氣
力又無些箇。與疋馬看怎乘坐。○春筍般指頭兒十
箇與張弓。怎發金鑿。覷你人品兒矬孀。與副甲怎地
披着

尾你把筆尚猶力弱。伊言欲退干戈。有的計對俺先
道破

有脫身計。師當自畫。師又曰。子爲儒者。行仁義之教。仁者愛人。惡所以害之者。固當除害。義者循理。惡所以亂之者。固當除亂。幼閨孀母。皆欲就死。子坐而笑之。豈仁者愛人之意歟。且亂軍餘黨。恣爲暴虐。子視而弗誅。豈義者循理之意歟。古者叔段有不弟之惡。鄭伯可制而不制。黎侯有伙人之患。衛侯可救而不救。春秋譏之。先生有安人退軍之策。卷而懷之。責以春秋。未爲得也。先生裁之。生又笑曰。師知其一。不知其二。聞諸夫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故君子惡其勇而無禮也。我雖負勇。他無所求。我何自舉。又曰。禮聞來學。未聞往教。是以君子不屑就也。

般涉調麻婆子大師頻頻勸先生好性撒衆人都煩惱偏你恁歡悅君瑞聞言越越地笑吾師情性好伴呆又不是儒書載分明是聖教說○有生必有死無生亦無滅生死人常理何須恁怕怯亂軍都來半萬

餘便做天蓬黑煞般盡刀厥。但存得自家在。怎到得被虜劫。

尾不須騎戰馬。不須持寸鐵。不須對陣爭優劣。覷一覷教半萬賊兵化做骨血。

大師以生言語及夫人。夫人曰。誠如是。夫人以禮見生。泣而言曰。

小石調花心動亂軍門外。要幼女鶯鶯。怎生結果。可憐自家母子孤孀。投托解元子箇。張生聞語先陪笑。道相國夫人且坐。但放心。何須怕怯子麼。○不是咱家口大。畧使權術。立退干戈。除却亂軍。存得伽藍。免那衆僧災禍。您一行家眷。須到三五十口大小。不教

傷着一箇恁時節。便休却外人般待我。

夫人曰。是何言也。不以見薄爲辭。禍滅身安。繼子爲親云云。生謂僧曰。先令人傳報亂軍。驚非敵他。當辭母別靈。理粧治服。少頃卽至。願不見逼。亂軍稍緩。生曰。亂軍不可以言說。人衆不可以力爭。但可威服。師與夫人皆曰。孰爲有威者。生曰。吾一故人。以儒業進身。武勇治亂。內懷信義之心。外有威嚴之色。初典郡城。賊盜悉皆去境。再擢邊任。塞馬不敢嘶南。故知武備德修。人歸軍仰。臨軍嘗跨雪白馬。人目之曰白馬將軍。姓杜名確。今鎮守蒲關。素得軍心。人莫犯之。與僕爲死生交。我有書藁。上呈夫人。其略曰。辱遊張琪書上將軍帥府。倉惶之下。不備文章。慷慨之前。直陳利害。不幸渾太師薨於蒲郡。丁文雅失制河橋。兵亂軍叛。悉殘郡邑。蒲川兵火。盈耳哀聲。生靈有懼死之憂。黎庶有倒懸之急。伏啟將軍天資神策。人仰洪威。有愛民治亂之謀。奮斬將破敵之勇。忍居任守。安振軍賊。坐看亂軍肆兇暴惡。公如不起。孰拯斯危。稍緩師徒。恐成大亂。公至則斬賊降衆。守郡安民。百里無虞。一

方魁泰。詔書將下。必惟退軍之功。旌旆不行。自受
怯敵之過。今賊兵見圍。普救。聖儒何計逃生。但願
上扶郡國。下救寒生。垂死之餘。鶴觀來耗。再生之
賜。皆荷恩光。辱游張琪。再拜良契。將軍帥府足下。
中呂調碧牡丹纏令。是須休怕怖。請夫人放心無慮。
亂軍雖衆。張琪看來無物。俺有箇親知。只在蒲關住。
與俺好相看。好相識。好相與。○祖宗非此此也。非是
庶民白屋。不襲門蔭。應中賢良科舉。是杜如晦的重
孫。英烈超宗祖。開六鈞弓。閱八陣法。讀五車書。
木魚兒。初聞典郡城。一方盜賊沒。後臨邊地職。塞馬
胡兒不敢正覷。方今出鎮蒲關。掌着軍卒。普天下好
漢果煞數着。有文有武。有權術。熟聞槍棚快弓弩。遮

莫賊軍三萬垓。便是天蓬黑煞。見他應也伏輸。

鶻打兔。愛騎一疋白戰馬。如彪虎。使一柄大刀。冠絕

今古。扶社稷。清寰宇。宰天下。安邦國。爲主存忠。願削

平禍亂。開疆展土。○自古有的英雄。這將軍皆不許。

壓着一萬箇孟賁。五千箇呂布。楚項藉。蜀關羽。秦白

起。燕孫武。若比這箇將軍。兵書戰策。索拜做師父。

尾。文章賈馬。豈是大儒。智畧孫龐。是真下愚。英武笑

韓彭不丈夫。

夫人曰。杜將軍誠一時名將。威令人伏。與君有舊。書至則必起雄師。立殘諸惡。關城相去幾數十里。若候修葺。師定見遲留。生日。適於法聰出戰之時。已持此書報杜將軍矣。請夫人大師。待望于鐘樓。

頭梢如欵簌。栲栳大隊精兵。轉過拽脚慢坡。六百來少。半千來多。一心待把羣賊立破。○一字陣分開。盡都擺擱。一箇箇精神。悄沒彈剝。三十的早年高。六尺的早最矮。把業龍擒捉。猛虎倒拖。亂軍雖衆。望他怕他。

青山口。嘶風的驕馬。弄風珂。雄雄軍勢惡。步兵卒子小。僕儻。插狼皮鼓。篩動金鑼。森森排劍戟。密密列干戈。待破賊軍。解君憂。與民除禍。○簇捧着箇將軍。狀貌雄雄。古今沒兩箇。把金鎗笑踏。寶鞍斜坐。腕下鐵鞭。是水磨。那背到恁來。潤身材。恁來大。挾矢負弧。甲

掛熟銅袍披茜羅

雪裏梅行軍計若通神。揮劍血成河。莫道是亂軍。便是六丁黑煞。待子甚麼。○馬上笑呵呵。把賊衆欲平。嗟。亂軍覷了道。這爺爺來也。咱怎生奈何。

尾馬領繫朱纓。栲栳來大一團火。肩上鋼刀。門扇來濶。人似金剛。馬似駱駝。孫飛虎說得來。肩磨魂魄離殼。自摧挫。只管爲這一頓饅頭。送了我。

賊衆沒精神。飛虎能說氣。

般涉調。牆頭花。白馬將軍手下。五百來人衣鐵。一布地平原。盡擺列。覷一覷。飛虎魂消。喝一聲。羣賊腦裂。

○賊軍廝見道。咱性命合休也。半萬餘人看恁者。又不敢賭箇輸贏。又不敢爭箇優劣。○賊軍悄似兒來。兵悄似爺來。來兵勢若龍。害怕的賊軍悄似鼈來。兵似五百箇僧人。賊軍似六千箇行者。

尾把那弓箭解。刀斧撇。旌旗鞍馬都不藉。回頭來覷着白馬將軍。喝一聲爆雷也似喏。

杜將軍曰。爾等以渾太師薨後。無人統制。丁文雅恣其酒色。稍失訓練。因爲掠鬪。想無叛心。汝等父母妻子。皆處舊營。一忘國恩。悉皆誅戮。我今親擁貔貅。振英武。殺爾無主亂軍。易如刈草。但恐其間有非叛者。吾實不忍。又曰。軍中不叛者。東向棄仗坐甲。叛者西向作隊。以備死戰。言訖。軍中皆棄仗。向東坐甲。杜取孫飛虎斬之。餘衆悉免。張生與大師出寺邀社。杜與生兄弟禮畢。執手入寺。置酒於

廊下。以道契濶。生日。君今有功于國。有義于朋友。有恩于蒲民。只在朝夕。朝廷必當重有封拜。卽容

上賀

仙呂調滿江紅相邀入寺。滿寺裏僧人盡歡悅。有義於知交。有恩於寺舍。卽時呈表聞帝闕。功業見得凌煙閣上寫。賞延後世。名傳萬劫。不是降了羣賊後。蒲州百姓幾時寧貼。弟兄休作外。幾盞兒澹酒聊復致謝。○白馬將軍飲了一杯。道君瑞何須恁般慟懣。約退雜人。把知心話說。三巡酒外。紅日斜。白馬將軍離坐起。道先生勿罪。小官索去也。相送到山門外。臨岐執手。彼此難捨。更了一杯酒。比及再回。哥哥且畧別

高平調木蘭花那法師忙賀喜道那每殷勤的請你待對面啗議張生日今朝正是箇成婚日那家多應管準備那就親筵席○又問道吾師那家裏做甚底買了幾十瓶法酒做了幾十分茶食法師笑道休打砌我見春了幾升陳米煮下半甕黃齏

生喜不自勝
整衣而待

仙呂調戀香衾梳裏箱兒裏取明鏡把臉兒掙得光瑩拂拭了紗巾要添風韻宰地羅衫長打影偏宜二色羅領沈郎腰道與絳條兒廝稱○鈴口鞋兒樣兒整僧勒襪兒恬淨扮了書闈裏坐地不穩鏡兒裏拈

相了內心騁。窻兒外弄影兒行。恨日頭兒不到正南時分。

〔尾〕痒如如把心不定。肚皮兒裏骨轆轆地雷鳴。眼懸懸地專盼着人來請。

生更衣不作飯。專待來請。自早至晚。不蒙人至。生日。法本和尚何相戲我至此。夫人亦待我薄矣。

〔高平調〕木蘭花從自齋時等到日轉過。沒箇人依問。

酪子裏忍餓侵晨。等到合昏。箇不會湯箇水米。便不餓損卑末。○果是咱饑變做渴。咽喉乾燥。肚兒裏如火。開門見法本來參賀。您那門親事。論議的如何。

生作色曰。我平日待師不薄。師何薄我如此。師曰。不知我所以薄公者。生日。適來囑師問親。師報我。

以今日見請。自朝抵暮。殊不蒙召。非師薄我何。師
日。山僧過矣。夫人言。明日作排。非今日矣。生笑曰。
兩句傳示。尚自疎脫。怎背誦華嚴經。呵。秃扁。師笑
而去。生通宵不寐。須臾。日色清晨。果見紅娘。欵襪
道夫人
有請

仙呂調 賞花時 恰正張生悶轉加。驀見紅娘歡喜煞。

叉手奉迎。他連忙陪笑。道姐坐來麼。

紅娘曰。夫人使來。怎敢。

○

相國夫人教邀足下。是必休教推避咱。多謝解元呵。
張生道。依命。我有分見那冤家。

尾 不圖酒食不圖茶。夫人請我別無話。孩兒管教俺
兩口兒就親吵。

紅娘笑
而去

雙調惜奴驕絕早侵晨早與他忙梳裹不尋思虛脾
真箇你試尋思秀才家平生餓無那空倚着門兒嚙
唾○去了紅娘會聖肯書幃裏坐坐不定一地裏篤
麼覷着日頭兒暫時閒齋時過殺剝又不成紅娘鄧
我

生正疑惑間紅娘再
至生與俱往見夫人

雙調惜奴驕再見紅娘五臟神兒都歡喜請來後何
曾推避逐定紅娘見夫人忙施禮道前日想娘娘可
來驚悸○相國夫人謹陪奉張君瑞道輒敢便屈邀
先輩子母孤孀又無箇別準備可憐客寄願先生高

情勿罪

命生生坐茶訖。生起致辭曰。前者兇人掩至。驚擾尊懷。且喜雅候無恙。夫人稱謝。邀生坐。命進酒來。

仙呂調賞花時體面都輪富貴家。客館先來擗掠得雅。鋪設得更奢華。簾垂繡額。芸閣小窻紗。○尺半來厚花茵鋪矮榻。百和奇香添寶鴨。飲膳味偏佳。一托頭的侍婢。盡是十五六女孩兒家。

尾輕敲檀板送流霞。壁間簇弔兒。是名人畫如法。膽瓶兒裏惟浸幾枝花。

生自思之。鶯鶯必爲我有。

黃鍾調侍香金童不須把定。不在通媒媾。百媚鶯鶯

應入手。鄭氏起來方勸酒。張生急起避席祇候。○一門親事。十分指望着九。不隄防夫人情性。將下臉兒來不害羞。欺心叢裏。做得箇魁首。

尾把山海似深恩。掉在腦後。轉關兒便是舌頭許了的話兒。都不應口。

道甚的來。夫人謂生日。妾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瀆。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忘其恩哉。乃命弱子歡郎出拜。

大石調紅羅襖酒行到數巡外。君瑞將情試想。自家倒大采。百媚的冤家。風流的姐姐。有分同諧。紅娘滿捧金卮。夫人道箇無休外。想當日厚義深恩。若山海。

怎敢是常人般待○低語使紅娘叫取我兒來須臾
至。髻角兒如鴉頭緒兒白穿一領紬衫不長不短不
寬不窄繫一條水運條兒穿一對兒淺面鈴口僧鞋
都不到怎大小身材暢好台孩舉止沒俗態

尾怎不教夫人珍珠兒般愛居中中地行近前來依
次第覷着張生大人般拜

夫人指生日當以仁兒禮奉歡郎拜生不受夫人
令婢邀坐受拜生自念之歡郎鶯之弟也我不與
鶯繼親禮而得兄
事何濟似有慍色

仙呂調樂神令君瑞心頭怒發忿得來七上八下煩
惱身心怎按納誦篤篤地酩子裏罵○夫人可來夾

當初救難報恩。望佳麗結絲蘿。及至免危。答賀。教
玉容爲姊妹。此時張生筵上無語。情懷似醉。偷目
覷鶯妍。
態迥別

南呂宮 瑤臺月 冤家爲何。近日精神直恁的消磨。渾
如睡起。尚古子不曾梳裹。杏腮淺澹。羞勻。綠鬢瓏璵。
斜蹙眉兒。細凝翠娥。眼兒媚。翦秋波。嬌多。想天真不
許胭脂點污。○謾言天上有嫦娥。算人間應沒兩箇。
朱唇一點。小顆顆似櫻桃初破。龐兒宜笑。宜嗔。身分
兒宜行。宜坐。腰兒細。偏嫋娜。弓脚小。繡鞋兒是紅羅。
輕挪。伽伽地拜。百般的軟和。

三煞 等得夫人眼兒落。斜着淥老兒。不任賤。是他家

佯不傲人。都只被你箇可憎姐姐。引得眼花心亂。悄似風魔。○酒入愁腸。醉顏酡。料自家沒分消。他想昨來。枉了身心。初間喚做得爲夫婦。誰知今日却喚俺做哥哥。○是俺失所算。謾摧挫。被這箇積世的老虔婆。瞞過我。

如何見得。有鶯鶯本傳歌爲證。歌曰。此時潘郎未相識。偶住蓮館對南北。潛嘆恹惶阿母心。爲求白馬將軍力。明明飛詔五雲下。將選金門兵悉罷。阿母深居雞犬安。八珍玉食邀郎餐。千言萬語對生意。小女初筓爲姊妹。鶯拜畢。因坐于鄭旁。疑睇怨絕。若不勝情。生日之。不知所措。

商調玉胞肚。沒留沒亂。不言不語。儘夫人問當夫人說話。不應一句。酒來後。滿盞家洪命飲。面磨羅地甚。

情緒吃着下酒。沒滋味似泥土。自心嘗腹。鶯鶯指望
同鴛侶。誰知道打春老嫗許不與。○可憎的臉兒堪
捻塑。梅粧淺淺。宜澹注唱呵。好風風韻韻。捻捻膩膩。
濟濟楚楚。鶻鶻的淥老兒。說不盡的搶。儘人勞攘。把
我不覷。咫尺半如天邊。謾長吁。奈何夫人間阻。苦煞
人也。天不管。剛待拚了。爭奈煞腸肚。

尾 婆婆娘兒好心毒。把如休教請俺去。及至請得我
這裏來。却教我眼受苦。

生因問鶯鶯。夫人曰。十七歲矣。生徐以辭道。鶯。宛
不蒙對。生彷徨愛慕而已。欲結良姻。未獲其便。因
乘酒自媒云。小生雖處窮途。祖父皆登仕版。兩典
大郡。再掌絲綸。某弟某兄。各司要職。惟琪未伸表。

薦。流落四方。自七歲從學。于今十七年矣。十三學禮。十五學春秋。十六學詩書。前後五十餘萬言。置于胷中。二九涉獵諸子。至于禪律之說。無不著于心矣。後擬古而作相材時務內策。杖此決巍科。取青紫。亦不後于人矣。不幸尚書捐館數年。置功名于度外。乃躬祭祀于墓側。生事死葬之禮。于今卑矣。今日蒙聖天子下詔。乃丈夫富貴之秋。姑待來年。必期中鵠。願不以自陳見責者。東方朔求見武帝。尚自媒書。時異事同。吾不讓矣。今日旅食蕭寺。邂逅相遇。持箴見禮者。不自序行藏。夫人焉知終始。今因酒便。浪發狂詞。無罪無罪。夫人曰。先生之言。信不誣矣。然尚困布衣。必關諸命。生曰。若承家蔭。踐仕途久矣。奈非本心。丈夫隱則傲世。起則沖天。况遇明時。簡閱。然鶯鶯方年十七。未結良姻。敢問夫人。願聞所以。

仙呂調樂神令張生因而下淚以跪說道不合問箇小娘子年紀相國夫人道十七歲張生道因甚沒佳

配○夫人可來積世。瞧破張生深意。使些兒譬似閒
腌見識。着衫子袖兒淹淚。

夫人泣下。徐而言曰。先生之言。深會雅意。鶯鶯女子。容質粗陋。如若委身足下。其幸有三。一則謾塞重恩。二則身有所托。三則佳人得配才子。妾甚願也。言未已。生起謝曰。無狀豎子。敢繼良姻。夫人急起謂生曰。先相公秉政朝省。妾兄鄭相幼子恒年。今二十。鄭相以親見屬。故相不獲已。以鶯許之。恒鶯方及嫁。相公逝去。故未得成親。若非故相先許鄭相。必以鶯妻君。以應平生之舉。

仙呂調 醍醐香山會 那張生聞說罷。喏喏地告退。夫

人請是必終席。張生不免放身坐地。便是醍醐甘露酒。怎再吃。○不語不言。聞着酒只推磕睡。狂了降賊見識。不正着頭。避着通紅了面皮。筵席上軟攤了半

壁

不正當
是歪誤

鶯鶯見生敷揚已志。竊慕於已。心雖匪石。不無一動。

雙調 月上海棠 張生果有孤高節。許多心事向誰說。

眼底送情來。爭奈母親嚴切。空沒亂愁。把眉峰暗結。

○多情彼此難割捨。都緣只是自家孽。席上正諠譁。

不覺玉人低起。鶯道休勸酒。我張生哥哥醉也。

鶯謂夫人曰。凡似不任酒力。生開目視鶯微笑。夫人曰。本欲終席。先生似倦于酒。令紅娘扶生歸館。生亦不答而去。至舍。生取金釵一隻。以饋紅娘。紅娘驚謂生曰。妾奉夫人懿旨。送先生歸館。是何物見賜。窺先生有意于鶯。不能通殷勤。欲因妾以敘意。不然。何賜之厚。生曰。慧哉。紅娘之問。吾實有是心。娘子侍鶯左右。但欲假你一言。申于肺腑。如萬一有成。不忘厚德。紅娘笑曰。鶯鶯幼從慈母之

教。貞順自保。雖尊親不可以
非語犯。下人之謀。固難入矣。

仙呂調賞花時酒入愁腸悶轉多。百計千方沒奈何。
都爲那人呵。知他你姐姐知我此情麼。○眼底閒愁
沒處着。多謝紅娘見察。我與你試評度。這一門親事
全在你成合。

尾些兒禮物莫嫌薄。待成親後再有別酬賀。奴哥託
付你方便子箇。

紅娘曰。先生醉矣。竟不受金。忿然奔
去。生不勝怏怏。況是無聊。又聞夜雨。

中呂調棹孤舟纏令不以功名爲念。五經三史何曾
想。爲鶯娘近來粧就箇。旣浮浪也囉。老夫人做事撈。

搜相。做箇老人家說謊。白甚鋪謀。退羣賊。到今日方知是枉也囉。一陌兒來。直恁地難偃傍。死冤家無分同羅幌也囉。待不思量。又早隔着窻兒望。贏得眼狂心痒痒。百千般悶和愁。盡總撮在眉尖上也囉。

雙聲疊韻。燭燐煌。夜未央。轉轉添惆悵。枕又閒。衾又涼。睡不着。如翻掌。謾歎息。謾悵快。謾道不想。不想空贏得肚皮兒裏勞攘。○淚汪汪。昨夜甚短。今夜甚長。挨幾時東方亮。情似癡。心似狂。這煩惱如何向。待樣下又瞻仰。道忘了是口強。難割捨我兒模樣。

迎仙客。宜淡玉。稱梅粧。一箇臉兒堪供養。做爲掙。百

是○不如歸去。却往京師。見你姐姐夫人俱傳示。你
咱說謊。我着甚痴。心沒去就。白甚只管久淹蕭寺。道
得一聲好將息。早收拾琴囊。打疊文字。

〔雙調〕御街行張生欲去心將碎。却往京師裏。收拾琴
劍背書囊。道保重紅娘將息。紅娘覷了高聲道。君瑞
先生喜○思量此事非人力。也是關天地。這書房裏
往日聯曾來。不曾見這般物事。只因此物不須歸去。
你有分學連理。

紅娘曰。妾不忍先生悽愴。謾爲言之。觀人好惡。乃
知人之本情。順之則合。逆之則離。將有所謀。必有
所好。今有一策。可使鶯啓門。就此願不以愚賤之
言見棄。生曰。我思而鶯之計。智竭思窮。尚不可得。

尾紅娘我對你不是打關你且試聽一弄休道你姐
姐遮莫是石頭人也心動

紅娘
歸

仙呂調賞花時去了紅娘悶轉加比及到黃昏沒亂
煞花影透窻紗幾時是黑得見那死冤家○先拂拭
瑤琴寶鴨只怕我今宵磕睡呵先點建溪茶猛吃了
幾碗慚愧啞僧院已聞鴉

尾碧天涯幾縷兒殘霞漸聽得璫璫地昏鐘兒打鐘
聲漸罷又戍樓寒角奏梅花

是夜晴天澄徹月色
皓空生橫琴于膝

中呂調滿庭霜幽室燈清疎簾風細獸爐香爇龍涎
抱琴拂拭清興已飄然此箇閑兒雖小其間趣不讓
林泉初移軫啼鳥怨鶴飛上七條絃○循環成雅弄
純音合正古操通玄漸移入新聲心事都傳一鼓松
風瑟瑟再彈崑溜涓涓空庭靜鶯鶯未寐寢須到小

窻前

其琴操曰琴琴軫玉徽金其操雅其趣深玄鶴集
洞啼鳥遶林洗滌是非耳調和道德心漱松風于
石壁迸遠水于孤岑不是秦箏合衆聽高山流水
少知音琅琅雅韻寬遊子之愁懷落落正聲醒飲
人之醉吟紅娘報鶯曰張兄鼓琴其韻清雅可聽
否鶯曰夫人寢未紅娘曰夫人已熟寢矣鶯潛出
戶與紅俱行

中呂調粉蝶兒何處調琴。惺惺地把醉魂呼醒。正僧
庭夜涼人靜。羽衣輕。羅襪薄。春寒猶嫩。夜闌時徘徊
月移花影。○尋聲審聽。冷然出塵。幽韻過空庭。漸穿
花徑躡金蓮。卽漸到中庭。待側近。轉躊躇。話話地把
心不定。

尾牙兒抵着不敢子聲。側着耳朶兒窗外聽。千古清
風指下生。

紅娘聲效於窻側。生聞之。驚喜
交集。曰。鶯卽至矣。看手段何似。

仙呂調惜黃花清河君瑞不勝其喜。寶獸添香。稽首
頂禮。十箇指頭兒自來不孤你。這一回看你把戲○

孤眠了一世。不聞了一日。今夜裏彈琴不同恁地。還彈到斷腸聲。得姐姐學連理。指頭兒。我也有福囉。你也須得替。

仙呂調賞花時。寶獸沉煙裊碧絲。半折的梨花繁杏枝。粧一膽瓶兒。冰絃重理。聲漸辨雄雌。○說盡心間無限事。聲欬微聞鶯已至。窻下立了多時。聽沉了一餉。流淚濕却胭脂。

尾也不彈雅調與新聲。流水高山多不是。何似一聲聲盡說相思。

張生操琴歌曰。有美人兮。見之不忘。一日不見兮。思之如狂。鳳飛翩翩兮。四海求凰。無奈佳人兮。不

在東牆。張絃代語今。聊寫微茫。何時見許今。慰我
徬徨。願言配德兮。攜手相將。不得于飛兮。使我淪
亡。其辭哀。其意切。悽悽然如別鶴唳天。鶯聞之。不
覺淚下。但聞香隨氣散。情逐聲來。生知琴感其心。
推琴而起

雙調 菱荷香夜涼天冷冷。十指心事都傳。短歌纔罷。

滿庭春恨寥然。鶯鶯感此。閣不定粉淚漣漣。吞聲嘗
氣埋冤。張生聽此。不托冰絃。○火急開門月下覷。見
鶯鶯獨自明月窻前。走來根底抱定。歎惜輕憐。薄情
業種。咱兩箇彼各當年。休休。定是前緣。今宵免得兩
下裏孤眠。

尾 女孩兒說得來一團兒顫。低聲道解元聽分辨。你

更做摟慌。敢不開眼。

抱任的是誰是
誰。張生拜觀

中呂調 鶻打兔 暢忒昏沉。忒慕古。忒猖狂。不問是誰。
便待窩穰。說志誠。說衷腸。騁奸俏。騁浮浪。初喚做鶻。
鶻孜孜地覷來。却是紅娘。○打慘了多時。痴呆了半
晌。惟聞月下環珮玎璫。蓮步小。脚兒忙。柳腰細。裙兒
蕩。豁豁地心驚。微微的氣喘。方過迴廊。

尾 朱扉半開。啞地響。風過處。惟聞蘭麝香。雲雨無緣。
空斷腸。

生問紅娘曰。鶻適有何言。紅娘曰。無他言。惟悽怨
泣涕而已。妾逆度之。似有所動。今夕察之。拂旦報

公。紅娘別生歸寢。鶯已臥矣。燭光照夜愁。思攪眠。

中呂調碧牡丹夜深更漏悄。鶯鶯更悶愁不小。擁衾無寢。心下徘徊籌度。君瑞哥哥爲我吃擔閣。你莫不枉相思。枉受苦。枉煩惱。○適來琴內排喚着。卽自家大段不曉。自心思忖。怕咱做夫妻後不好。奴正青春。你又方年少。怕你不聰明。怕你不稔色。怕你没才。調鶯打兔。奈老夫人情性懶。非草草。雖爲箇婦女。有丈夫節操。俺父親居廊廟。宰天下。存忠孝。妾守閨門。些兒恁地。便不辱累先考。○所重者。奈俺哥哥。絲未表。適來恁地。把人奚落。司馬才。潘郎貌。不絲我難借老。

了衣裳離繡閣。如與解元相見呵。一星星都待說與子箇。○急離門首。連忙開放鎖。直奔書幃裏來見他。天色兒又待明也。不知做甚麼。書幃裏兀自點着燈火。

雙聲疊韻。把窻兒紙微潤破。見君瑞披衣坐。管是文字忙。詩賦多。做甚閒功課。見氣出不迭。口不暫合。自埋怨。自摧挫。一會家自哭自歌。

出隊子。悄一似風魔。眉頭兒廝繫着。紅娘不覺淚偷落。相國夫人端的左酷。毒害的心腸忒煞過。

尾。做箇夫人做不過。做得箇積世虔婆。教兩下裏受

這般不快活

紅娘推開書齋。張生見了。且喜且驚。

〔仙呂調〕勝葫蘆手取金釵把門打。君瑞問是誰家。是紅娘囉。待與先生相見。咱張生聞語。速開門。連問管是您姐姐使來。吵○昨日因循誤見他。咫尺抵天涯。一夜教人沒亂煞。紅娘道且住。把鶯鶯心事說與解元嘍。

紅謂生日。公勿憂。觀姐姐之情。于公深矣。安聽訴衷腸。

〔中呂調〕古輪臺莫心憂。解元聽妾話。踪繇俺姐姐夜來箇聞得。琴中挑鬪。審聽了多時。獨語獨言搔首手。

抵牙兒喟然長歎。奈何慈母性慟。搜應難歡。偶料來他一種芳心。盡知琴意。非不多情。自儻自憊。爭奈他家不自繇。我團着情取箇從今後爲伊瘦。○張生聞語。撲撒了滿懷裏愁。想料死冤家心中先有。琴感其心。見得十分能勾。教俺得來。痛惜輕憐。繡幃深處。效綢繆。盡百年相守。據自家冠世文章。謫仙才調。胸卷江淮。腸撐星斗。臉兒又清秀。怎不教那稔色的人人掛心頭。

尾他家肯方便。覷箇緣繇。知咱家果有相如才調。肯學文君隨我走。

生日情已動矣。易為政耳。因筆硯作詩一首。

雙調御街行 文房四寶都拈住。護把松煙試。墨池點得兔毫濃。拂拭錦箋一紙。筆頭灑落。相思淚。盡寫心間事。○也不打草。不勾思。先序幾句俺傳示。一揮揮就一篇詩。筆翰與羲之無二。須臾和淚一齊封了。上面顛倒寫一箇鴛鴦字。

張生謂紅娘曰。敢煩持此達鴛左右。紅娘曰。鴛素端雅。焉敢以淫詞致于前。然持先生脫禍之恩。因鴛鴦慕郎之意。試為呈之。持牋歸。置于粧臺一邊。鴛起理粧。見其簡而視之。

仙呂調賞花時 過雨櫻桃血滿枝。弄色奇花紅間紫。清曉雨晴時。起來梳裏脂粉未曾施。○把簡兒拈來

小出醜○不良的賤婢好難容。要砍了項上顛頭。多應是你廝迤廝逗兀的般言語。怎敢着我咱左右。這回且擔免。若還再犯後。孩兒多應沒訴休。如今俺肯推窮到底胡追究。思量定。不必開合口。且看當日把子母每曾救

尾如還沒事書房裏走。更着閒言把我挑鬪。我打折你大腿縫合你口

鶯曰。非汝孰能持詩至此。我以兄有活命之恩。不欲明言。今後勿得。紅娘謝罪。鶯曰。我不欲面折。因牽左側書下箋尾。令紅娘持此報兄。庶知我意。紅娘精神失措。手足戰慄。趨至生前。生驚問之。

仙呂調點絳脣驚見紅娘淚汪汪地眉兒皺。生曰可

憎姐姐。休把人儻懣。○百媚鶯鶯。管許我同歡偶。更
深後與俺相約。欲學文君走

尾紅娘聞語道休鍼喇。放二四不識娘羞。待要打拆
我大腿。縫合我口

紅娘曰。幾乎累我。生日。何故。紅娘盡訴鶯鶯意。生
驚曰。奈何。紅娘示賤。生視之。微笑曰。好事成矣。紅
娘曰。鶯適甚怒。却有何言。生指詩悉解其意。題其
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詩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
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今十五日。鶯詩篇曰。
明月三五夜。則十五夜也。故有待月西廂之句。迎
風戶半開。私啓而候我也。拂牆花影動者。令我因
花而踰垣也。疑是玉人來者。謂我至矣。紅娘笑曰。
此先生思慕之深。妾生穿鑿寔
無是也。言訖而去。生專俟天晚

黃鐘官出隊子咫尺抵天涯。病成也都為他。幾時到

今晚見伊呵業相的日頭兒不轉角。敢把愁人刁虐。
殺○假熱臉兒嘗欽定。把人心不鑒察。鄧將軍你敢
早行麼。咱供養不會虧了半恰。枉可惜了俺從前香
共花

尾一刻兒沒巴避抵一夏。不當道你箇日光菩薩。沒
轉移好教賢聖打

是夕一鼓才過月華初上。
生潛至東垣。悄無人跡

中呂調碧牡丹夜深更漏悄。張生赴鶯期約。落花薰
砌。香滿東風簾幙。手約青衫。轉過欄干角。見粉牆高。
怎過去。自量度○又愁人撞着。又愁怕有人知道。見

院舍。明日告州衙。教賢分別。官人每更做擔饒你。須
 監守得你幾夜。○張生聞語。急忙應喏。聽說聽說不
 須。姐姐高聲叫。懷兒裏兀自有簡帖。寫着啟戶迎風。
 西廂待月。明道暗包籠。是您姐姐。紅娘你好不分曉。
 甚把我攔截。

尾 今宵待許我同歡悅。快疾忙報與您姐姐。道門外
 玉人來也。

怎見得有簡帖。期生來。有本傳歌為証。歌曰。丹誠
 寸心難自比。寫在紅箋方寸紙。寄與春風伴落花。
 彷彿隨風。綠楊裡。窻中暗讀人不知。翦破紅綃裁
 作詩。還怕香風易飄蕩。自令青鳥口銜之。詩中報
 郎。含隱語。郎知暗到花深處。三五月明當戶時。與
 郎相見花間路。生返復解詩中之意。紅娘曰。先生

少待容妾報之云云。倏忽紅娘奔至。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但歡心謂得矣。及乎至。則端服嚴容。大怒生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托。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佚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以誨淫之語。爲謀以謀易亂。奪彼取此。又何異矣。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貞。明之于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詞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論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因鄙靡之詞。以求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乎。願兄懷廉恥之心。無及于亂。使妾保涇涇之節。不失貞于

般涉調 **哨遍** **纏令** 是夜鶯鶯從頭對着張生。一一都開解。當日全家遇非災。夫人心下驚駭。與眷愛家屬。盡沒逃生之計。彷彿遭殘害。謝當日先生奇謀遠見。坐施了決勝良策。誼深恩重若山海。不似尋常度人。

般待認義做哥哥。厚禮相欽。未嘗懈怠。○念兄以淫
詞適來。侍婢遺奴側。解開遂披讀。兀然心下疑猜。故
恰纔令人詐以新詞相約。果是先生屈。料當日須曾
讀先聖典教。五常中禮義偏大。弟兄七歲不同席。今
日特然對兄白。豈不以是非爲戒。

急曲子思量可煞作怪。夜靜也私離了書齋。走到寡
婦人家裏。是別人早做賊捉敗。此言當記在心懷。知
過後。自今須改。

尾莫怪我搶。休怪我責。我爲箇妹妹。你作此態。便不
枉了教人喚做秀才。

張生去任無門。紅娘精神失色。云云。

般涉調〔夜遊宮〕言罷鶯鶯便退。兀的不羞殺人也。天地怎禁受紅娘廝調戲。道成親也。先生喜喜。○賤妾是凡庸輩。詩四句不知深意。只喚做先生解經理。解的文義差。爭知快打詩謎。

紅娘曰。羞煞我也。羞煞我也。張生自笑。徐謂紅娘曰。

仙呂調〔繡帶兒〕你尋思甚做處。不知就裏直恁沖沖怒。把人請到是他做。死地相搶。大小大沒禮度。俺也須是你箇哥哥。看人似無物。據恰纔的做作。心腸料必如土木。剛誇貞烈。把人恥辱。這一場出醜。向誰伸。

訴○紅娘姐姐你便聰明當初曾救他子母誰知到
今托恩不顧恰纔據俺對面不敢支吾白受恁開驚
怖細尋思吾也乾白俺捺撥那孟姜女之乎者也人
前賣弄能言語俺錯口兒又不曾還一句這些兒羞
懶怎能擔負

尾如今待欲去又關了門戶不如咱兩箇權做妻夫
紅娘你道莽時書房裏去

生帶慚色
久之方出

般涉調蘇幕遮那張生心不悅過得牆來悶悶歸書
舍壁上銀釭半明滅牀上無眠愁對如年夜○寸心

開愁萬疊非是今生盡是前生業。有眼何曾暫交睫。
淚點兒不乾。哭向西窻月。

〔稻枝令〕花唇兒恁地把人調搗。怎對外人分說。當初
指望做夫妻。誰知變成吳越。○頓不開眉尖上的悶
鎖。解不開心頭愁結。是前生宿世負債伊。也須有還
徽

〔霜頭花〕當初指望風也不教洩。事到而今已不藉。莫
不是張珙曾聲揚。莫不是別人曾聞諜。○羣賊作警。
早忘了當時節。及至如今。賣弄貞烈。孤恩的毒害婆
婆。負心的薄情姐姐。親曾和俺詩韻。分明寄着簡帖。

誰知是咭咭。此恨教人怎割捨。情詩兒自今休吟。簡帖兒從今莫寫。

尾不走了。斯覷者。神天報應無虛設。休休休。負德孤恩的見去也。

張生勉強棄衣而臥

黃鍾官出隊子他每孤恩。適來到埋怨人。見人扶弱。騁精神。幸自沒嗔。剛做嗔。渾不似那臨危忙許親。○花言巧語搶了俺一頓。俺耳邊佯不聞。歸來對這一盞惱人燈。明又不明。昏又不昏。你道教人怎不斷魂。尾早是愁人睡不穩。約來到二更將盡。隔窻兒聽

得人喚門

生啓門觀。喜不自勝。是誰是誰。伴愁單枕。翻成並枕之歡。掩淚孤衾。變作同衾之樂。是誰是誰。乃鶯鶯也。生鶯問。適何遽拒我。鶯鶯答曰。以杜謝侍婢之疑。生擁鶯至寢。

仙呂調 繡帶兒 喜相逢。笑相擁。抱來懷裏。埋怨薄情。種適來相見。不得着言相諷。今夜勞尊重。你也有投透人時。姐姐煞起動。傳言送簡。分明許我效鸞鳳。誰知一句兒。不中用。甚廝迤廝。逗把人調弄。○鶯鶯聞此道。謝相從。着笑把郎供奉。耳朵兒畔。盡訴苦情。臉兒粉膩。口邊朱麝香濃。錦被翻紅浪。最美是玉臂相交。偎香恣憐寵。鶯鶯何曾改。怪嬌癡。似要人攔縱。丁

仙呂調賞花時過雨櫻桃血滿枝弄色的奇花紅閒
紫垂柳已成絲對許多好景觸目是斷腸詩○稔色
的龐兒憔悴死欲寫相思除非天樣紙寫不盡這相
思拍愁擔恨孤負了賞花時

尾不明白擔閣的如此欲問自家心頭事願聽我說
似這心頭橫儻箇海猴兒

大師笑曰以一女子棄其功名遠業乎生日僕非
不達潘郎多病宋玉多愁觸物感情所不免矣師
知其不可勉但日子慎湯藥而去自是廢寢忘餐
氣微嗜臥夫人想生病令紅娘問候張生聲絲氣
壹問紅娘曰鴛鴦知我病否你來後又有
甚詩詞簡帖紅娘道又來也那你又來也

高平調糖多令光景迅如梭慊慊愁悶多思量都爲

奴哥。不顧深恩成間濶。大抵是那少年女女也囉。○
舊恨怎消磨。新愁沒奈何。不防憂損天和。怎吃受夫
人看冷破。雲雨怎成合也囉。

牧羊關。白日且猶自可。黃昏後是甚活。對冷落書齋。
青熒燈火。一回家和衣睡。一回家披衣坐。共誰間相
守。與影兒廝伴着。○心頭病。怎成恁麼。幾日來。氣微
嗜臥。舌縮唇乾。全無涕唾。鍼灸沒靈驗。醫療難痊可。
見您姐姐與夫人後。一星星說與呵。

尾。沒親熟。病染沉痾。可憐我四海無家。獨自箇。怕得
工夫肯略來看覷我麼。

紅娘亦爲之沾酒曰。妾必爲郎伸意。但恐鶯鶯情分薄耳。欲去。生止之。

南呂調一枝花紅娘將出門喚住低聲問孩兒你到家道與鶯鶯都爲他家害得人來病咱家乾志誠不望他家恁地孤恩短命○我見得十分難做人待死後通些靈聖閻王問你甚死我說實情從始末根繇說得須教信少後三二日多不過十朝須要您鶯鶯償命

尾待閻王道俺無憑准抵死謾生斷不定也不共他爭我專指着伊家做炤證

紅娘曰休攀絆去無多時紅娘曰夫人姐姐至矣生亦不顧但張目而已矣

大石調感皇恩張君瑞病恹恹擔帶不去說不得淒涼。覷不得悽楚。骨消肉盡。只有那筋脉皮膚。又沒箇親熟的人擡舉。○有些兒閒氣。都做了短歎長吁。便吃了靈丹。怎痊愈。儘夫人存問。半晌不能言語。目間淚汪汪。多情眼。把鶯鶯覷。

鶯鶯無榻謂生日。兄之病危矣。不識病甚。願速言之。

黃鍾宮降黃龍袞纏令自與兄別來。髣髴十餘日。甚陡頓。肌膚消瘦。添憔悴。儘教人問當不能應對。眼兒裏空恁淚汪汪地。○尚未知傷着甚物。直恁不能起。願對着夫人。一一說仔細。料來想必是些兒閒氣。

白瘦得箇清秀臉兒不戲

雙聲疊韻有甚愁消沈圍。潘鬢慵梳洗。眼又瞋。頭又低。子管裏長出氣。細覷了這病體。好不忘。怎下得多應。是爲我後。恁地細思憶。○何處疼。那面痛。教俺沒理會。管腹脹滿。心閉塞。快請箇人調理。便道破。莫隱諱。到這裏。命將逝。鶯鶯有箇藥兒善治。

刮地風。生曰。多謝伊來問當俺。縱來後。何濟自家這一場。臉腫病。病得來。蹉蹉難服湯藥。不停水米。不頭沉。不腦熱。脉兒又沉細。知他爲箇甚。吃藥後難醫。○尾。妹子夫人記相識。多應管命歸泉世。這病說不得。

悶懨懨一肚皮

鶯曰。妾有小藥。能治兄心間鬱悶。少頃令紅娘專獻藥至。生勉勞謝。夫人曰。先生好服湯藥。我且去矣。生見夫人與鶯欲去。生勉強披衣而起。

高平調 **木蘭花** 那張生聞得道。把旋闌兒披定。起來

陪告。東傾西側的。做些腌軀老聞生没死的。陪笑

○相國夫人您但去。把鶯鶯留下。勝如湯藥。紅娘聞

語把牙兒咬。怎得條白練。我敢絞殺這神脚

夫人與鶯俱去。生日送之。

黃鐘宮 **降黃龍袞** 那相國夫人探看了張君瑞。便假

若鐵石心腸。應粉碎。子母每行不到。窻兒西壁。只聽

醫留湯一貼。夫人賜錢二千。醫退。夫人曰。宜以湯藥治。不可自苦如此。夫人與鶯既歸。無人一至。生日。所望不成。雖生何益。
強整衣巾。以條懸棟。

仙呂調六么實催情懷轉轉難存濟。勞心如醉。也不吟詩課賦。只恁昏昏睡。恰恁待纔合眼。忽聞人語。啞地門開。却見薄情種。與夫人來這裏。○着他方言語。把人調戲。不道俺也識你。恁般圈圍。慢長吁氣空垂淚。念向日春宵月夜。迴廊下。恁時初見你。
六么遍向花陰底。潛身立。漸審聽多時。方見伊。端的腰兒稔膩。裙衣翡翠。料來春困。把湖山倚。偏疑沉香亭北。太真妃。○好多嬌媚。諸餘美。遂對月微吟。各有

相憐意。幽情未已。忽觀侍婢。請伊歸去。朱門閉。堪悲。
只怨阿母阻佳期。

哈哈令伊家只在香閨。小生獨守書幃。縱寫花牋無人寄。忍輕離也哈哈。斂愁眉也哈哈。

瑞蓮見咫尺渾如千萬里。誰知後來遇羣賊。子母無計。皆受死難閃避。恁時節。是俺咱可憐見你那裏。

哈哈令蒲關巡檢與俺相知。捉賊兵免了災危。恁時許我爲親戚。不望把心欺也哈哈。好昧神祇也哈哈。瑞蓮見刁燈得人來成病體。爭如合下休相識。三五日來不湯箇水米。教俺難戀世。到此際。兀誰可憐見。

以詩戲兄。不意至此。如顧小行。守小節。僕兄之命。未爲德也。令妾持藥見兄。

中呂調〔古輪臺〕那紅娘對生一一話行藏。俺姐姐探君歸。愁入蘭房。獨語獨言。眼中兩淚千行。良久多時。喟然長歎。低聲切切喚紅娘。都說衷腸。道張兄病體汪羸。已成消瘦。不久將亡。都因我一箇。而今也怎支當。我尋思。顧甚清白救才郎。○當時聞語。和俺也恹惶。遣妾將湯藥。來到伊行。却見先生這裏。恰待懸梁。些兒來遲。已成不救。定應一命見閻王。人好不會思量。試覷他此箇帖兒。有些湯藥。教與伊服。依方修合。聞着噴鼻香。久服後。補益丹田助衰陽。

尾一天來好事裏頭藏。其間也沒甚諸般丸散。寫着箇專治相思的聖惠方。

乃一短簡。外封曰。小詩奉呈才兄文几。鶯鶯謹封。生取古鼎。令添香。置諸筆几之上。謂紅娘曰。往日以褻慢而見責。今日敢無禮乎。遂拜之。

木蘭花急添香。忙禮拜。躬身合掌。以手加額。香煙上度過。把封皮兒拆。明窻底下。欵地舒開。○不知寫着甚來。讀罷稿。幾回唱采。十分來的鬼病。九分來痊瘥。紅娘勸道。且寧耐。有何喜事。恁大驚小怪。

張生遂展開。讀了鶯鶯詩。喜不自勝。其病頓愈。詩曰。勿以閒思想。摧殘天賦才。豈防因妾幸。却變作君災。報德難從禮。裁詩可當媒。高唐休詠賦。今夜雨雲來。都來四十字。治病賽盧醫。

仙呂調滿江紅清河君瑞讀了嘻嘻地笑不止也不
是九兒也不是散子寫遍幽期書體字疊了舒開千
百次念得熟如本傳弄得軟如故紙也不是閒言語
是五言四韻八句新詩若使顆硃砂印便是偷情帖
兒私期會子○儘紅娘問而不答驀見紅娘詢問着
道若洩漏天機是那不是是您姐姐今宵與我偷期
的意思說與你也不礙事紅娘聞語吸地笑道一言
賴語都是二四沒性氣鬧男女不道是啞你你喚做
是實志你好不分曉是前來科段今番又再使

生日汝欲聞此妙語吾能唱之而無相
者奈何紅娘曰妾和之可乎張生日可

仙呂調河傳令纏不須亂猜。這詩中意思略聽我款
款地開解。誰指望是他劣相的心腸先改。想咱家不
枉了爲他害。○紅娘姐姐且寧耐。是俺當初堅意這
好事終在。一句句唱了。須管教伊喝采。那紅娘道張
先生快道來。

喬合笙休將閒事苦縈懷。和哩哩囉哩哩囉哩哩來。

也。取次摧殘天賦才。和不意當初完妾命。和豈防今

日作君災。和仰酬厚德難從禮。和謹奉新詩可當媒。

和寄語高唐休詠賦。和今宵端的雨雲來。和

尾那紅娘言休怪。我曾見風魔九伯。不曾見這般箇

神狗乾郎在

生謂紅娘曰。自向來飲食無味。今日稍飢。想夫人處必有佳饌。煩汝敬謁。不拘多寡。以療宿飢可乎。紅娘諾而往。頃而至。持美饌一盤。生舉筯而罄。紅娘曰。吃得作得。信不誣矣。

中呂調碧牡丹小詩便是得效藥。讀罷頓然痊較。舊時衣袂脫體別穿一套。煞恹恹地做些醜軀。老問紅娘道韻那不韻。俏那不俏。○鏡兒裏不住照。把鬚髮掠了重掠。口兒裏不住只管吃地。忽哨九伯了多時。不覺的高聲道。吶囉日齋下。啞日轉角。啞日西落。
尾紅娘覷了吃地笑。俺骨子不曾移動脚。這急性的郎君三休飯飽。

生贈金釵一隻而囑曰。今夕不來。願相期於地下。紅娘謝生而歸。生送至階下。再三叮囑。

仙呂調勝葫蘆送下階來欲待別。又囑付兩三歇待。好事成合後別致謝。把目前已往爲他腌苦。都對着那人說。○生死存亡在今夜。不是我佯呆待。有一句兒虛脾。天地折。是必你叮嚀囑付。你那可人的姐姐。教今夜早來些。

尾去了紅娘歸書舍。坐不定何曾寧貼。倚門專待西廂月。

是夜玉宇無塵。銀河瀉露。月華鋪地。愈增詩客之吟。花氣熏人。欲破禪僧之定。人間良夜靜復靜。天上美人來不來。生專待。鼓已三交。鶯無一耗。

仙呂調賞花時倚定門兒手托腮悶答孩地愁滿懷。不免入書齋。倘還負約。今夜好難捱。○悶損多情的張秀才。忽聽得權門兒啞地開。急把眼兒揩。見紅娘斂袂傳示解元咳。

尾莫縈心卽暫停寧耐。略時間且向書幃裏待。教先生休怪。等夫人燒罷夜香來。

生隱几小眠。有人覺之曰。織女降矣。尚耽春睡。生驚視之。紅娘抱衾攜枕而至。謂生日。至矣。至矣。生出戶迎鶯。但見欲行欲止。半笑半嬌。生就而撫之。翻然背面。

大石調玉翼蟬多嬌女映月來。結束得極如法。着一套衣服。偏宜恁瀟灑。烏雲顰。玉簪斜插。好嬌姍。脚兒

小羅襪薄疑把金蓮撒更舉止輕盈諸餘裏又稔膩
天生萬般溫雅○甫能相見擗着箇龐兒那下儘人
問當佯羞不答萬般哀告手摸着裙腰兒做勢煞您
不做人俺怎敢嗔他自來不曾虧伊半恰薄情的媽
媽被你可鐙得人來實志地咱

夜來紅娘擁抱來
脉脉驚魂若春夢

大石調洞仙歌青春年少一對兒風流種恰似嬌鸞
配雛鳳把腰兒抱定擁入書齋道我女兒休恁人前
粧重○哄他半晌猶自疑春夢燈下偎香恣憐寵拍
惜了一頓嗚啞了多時緊抱着嗽那孩兒不動更有

仙呂調朝天急錦箋和淚痕。一齊封了。欲把鶯鶯今夜約。殷勤把紅娘告。休推托。專專付與多嬌。○姐姐便不可憐。見不肖。更做於人情分薄。思量俺日前恩非小。今夕是他不錯。○道與冤家。休負的。莫忘了。如把濃歡容易拋。是咱無分消。你莫辭勞。若見如花貌。一星星但言我道

尾我眼巴巴的盼今宵。還二更左右不來到。您且聽着。隄防牆上杏花搖

紅娘歸。以詩詞授鶯鶯看之。愈喜愈愛。詞曰。司馬傷春候。文君多病時。殘紅簌簌褪胭脂。恰恰流鶯催日上花枝。○釋悶琴三弄。消愁酒一卮。此時無以說相思。練筆傳情聊賦會真詩。○右調南河子

那靠人先要假摩。寶髻挽青螺。臉蓮香傅。說不得媚
多

應天長欲言羞懶。顫聲訛。多時方語。低謂粉郎呵。鶯
鶯的祖宗你知麼。家風清白。全不類其他鶯鶯。是閨
內的女。服母訓。怎敢如何不意。哥哥因妾病。慊慊地
染沉痾。○思量都爲我。咱呵。肌膚消瘦。瘦得渾似削。
百般醫療。終難可。鶯鶯不忍。以此背婆婆。婆婆知道。
除會聖。雲雨怎得成合。異日休要逢別的。更不管負
人呵

甘草子聽說破。聽說破。張生低告。道姐姐。姐姐言語錯。休

恁廝埋怨。休恁廝奚落。張珙殊無潘沈才。輒把梅犀玷污。負心的神天放不過。休麼。奴哥。

梁州三臺鶯鶯色事尚兀自不慣。羅衣向人羞脫。抱來懷裏惜多時。貪歡處。嗚損臉窩。辦得箇噉着。摸着。偎着。抱着。輕憐惜痛一和恁恁地覷了。可喜冤家。忍不得恁情嗚嘍。

尾鶯鶯色膽些來大。不慣與張生做快活。那孩兒怕子箇。怯子箇。閃子箇。

仙呂調點絳唇纏令帶雨尤雲。靠人緊把腰兒貼。顛聲不徹。肯放郎教歇。檀口微微笑。吐丁香舌。噴龍

麝被郎輕嚙。却更嗔人劣。

風吹荷葉。只被你箇多情姐。嗽得人困也。怕也。痛憐
鳴損胭脂頰。香噴噴地。軟柔柔地。酥胸如雪。

醉奚婆。歡情未絕。願永遠如今夜。銀臺畫燭。笑遣郎
吹滅。

尾並頭兒眠。低聲兒說。夜靜也。無人窺竊。有幽窻花
影。西樓月。

紅娘至。促日。
天色曙矣。

仙呂調戀香衾。一夕幽歡。信無價。紅娘萬驚千怕。且
恐夫人暗中知察。暫不多時。雲雨罷。紅娘催定如花。

把天般恩愛變成瀟灑。○君瑞鶯鶯越俚的緊。紅娘道起來麼娘呵。戴了冠兒。把玉簪斜插。欲別張生臨去也。俚人懶兜羅襪。我而今且去。明夜來呵。

尾懶別設的把金蓮撒。行不到書窻直下。兜地回來。又說些兒話。

自是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幾半年矣。夫人見鶯容麗倍嘗。精神增媚。甚起疑心。夫人自思。必是張生私成暗約。

雙調倬倬戚相國夫人自窸約。是則是這冤家沒彈剝。陡恁地精神偏出跳轉添嬌。渾不似舊時了。○舊日做下的衣服件件小。眼謾眉低胸乳高。管有兀誰

斷般着。我團着這妮子。做破大手脚。

鶯以情繫心。戀戀不已。
夫人察之。是夕私往。

大石調紅羅襖。君瑞與鶯鶯來往半年。過夜夜偷期。不相度。沒些兒斟量。沒些兒懼憚。做得過火。鶯鶯色事迷心。是夜又離香閣。方信樂極悲來。怎知覺惹場天來大禍。○那積世的老婆婆。其時暗猜破。高點着銀釭堂上坐。問侍婢以來。兢兢戰戰。一地裏篤麼問鶯鶯。更夜如何。背游私地。有誰存活。諸侍婢莫敢形言。約多時。有口渾如鎖。

尾相國夫人高聲喝。賤人每怎敢瞞我。喚取紅娘來。

問則箇

一女奴奔告鶯鶯急歸。見夫人坐堂上。鶯鶯戰慄。夫人問紅娘曰。汝與鶯鶯更夜何適。紅娘拜曰。不敢隱匿。張生猝病。與鶯鶯往視疾。夫人曰。何不告我。答曰。夫人已睡。倉猝不敢覺。夫人寢。夫人怒曰。猶敢妄對。必不捨汝。

中呂調 牧羊關 夫人堂上高聲問。爲何私啟閨門。你試尋思早晚時分。迤逗得鶯鶯去。推探張生病。恁般閒言語。教人怎地信。○思量也是天教敗。算來必有私情。甚不肯承當。抵死諱定。只管廝瞞昧。只管廝咕哝。好教我禁不過。這不良的下賤人。尾 思量又不當口兒穩。如還抵死的着言支對。教你

手托着東牆。我直打到肯

紅娘徐而言曰。夫人息怒。乞申一言。

仙呂調六么令。夫人息怒。聽妾話踪繇。不須堂上高聲揮喝。罵無休。君瑞又多才多藝。咱姐姐又風流。彼此無夫無婦。這時分相見。夫人何必苦追求。○一對兒佳人才子。年紀又敵頭。經今半載。雙雙每夜書幃裏宿。已恁地出乖弄醜。潑水再難收。夫人休出口。怕旁人知道。到頭贏得自家羞。尾一雙兒心意兩相投。夫人白甚。開疙皺。休疙皺。常言道。女大不中留。

姐稍親文墨。張生博通今古。姐姐不枉做媳婦。張生不枉做丈夫。姐姐溫柔勝文君。張生才調過相如。姐姐是傾城色。張生是冠世儒。

尾着君瑞的才。着姐姐的福。咱姐姐消得箇夫人做。

張君瑞異日須乘駟馬車。

夫人曰。賢哉紅娘之論。雖然如此。未知鶯之心下何似。恐女子之性。因循失德。實無本心。令紅娘召之。我欲親問。所以鶯鶯羞婉而出。不敢正立。

般涉調沁園春是夜夫人半晌無言。兩眉暗鎖。多時方喚得鶯鶯至。羞低着粉頸。愁斂着雙蛾。桃臉兒通紅。櫻唇兒青紫。玉笋纖纖不住搓。不忍見盈盈地。粉

淚淹損鈿窩○六十餘歲的婆婆道千萬擔饒我女
呵子母腸肚終須熱着言方便撫恤求和事到而今
已裝不卸潑水難收怎奈何都間事這一場出醜着
甚達摩

尾便不辱你爺便不羞見我我還待送斷你子箇却
又子母情腸意不過

夫人曰事已如此未審汝本意何似願則以汝妻
生不願則從今斷絕鶯鶯待道不願來是言與心
違待道願來後對娘怎出口卒無詞對夫人又問

雙調豆葉黃我孩兒安心省可煩惱這事體休聲揚
着人看不好怕你箇冤家是廝落你好好承當咱好

好的商量。我管不錯。○有的言語對面評度。凡百如何。老婆斟酌。女孩兒家見問着。半晌無言。欲語還羞。把不定心跳。

尾可憎的媚臉見通紅了。對夫人不敢分明道。猛吐了舌尖兒。背背地笑。

願郎不欲分明道。盡在回頭一笑中。拂旦令紅娘召生小飲。生懼昨夜之敗。辭之以疾。

仙呂調相思會君瑞懷羞慘。心只自思念。這些醜事。不道怎生遮掩。紅娘莫恁把人乾廝咭。我到那裏見夫人吵。有甚臉。○尋思罪過。蓋爲自家險。算來今日請我赴席後爭敢。紅娘見道道。君瑞真箇欠。我道你

佯小心。粧大膽

紅娘曰。但可赴約。別有長話。生驚曰。如何。紅娘以實告生。生謝曰。誠如是。何以報德。曰。妾不敢望報。夫人與鄭恒親。雖然昨夜見許。未足取信。先生赴約。可以獻物爲定。比及鶯鶯終制以來。庶無反覆。以斷前約。生日。善。然自春寓此。迄今囊橐已空矣。奈何。

仙呂調喜新春草索兒上。都無一二百盤纏。一領白衫。又不中穿。夜擁孤衾。三幅布。晝欵單枕。是一枚。甄只此是家緣。○要酒後。廚前自汲新泉。要樂當筵。自理冰絃。要絹。有壁畫兩三幅。要詩。後却奉得百來篇。只不得道着錢。

紅娘曰。先生平昔與法聰有舊。法聰新當庫司。先生歸而貸之。何求不得。生聞言而頓首。遂往見聰。

大石調。驀山溪。張生是日。义手前來告。有事敢相煩。
問庫司。兄不錯。相公的嬌女。許我作新郎。這事體你
尋思。定物終須要。○小生客寄。沒箇人挨靠。剛準備
些兒。其外多也不少。不合借索。總賴弟兄情。如借得。
感深恩。是必休推托。

尾法聰聞言。先陪笑道。咱弟兄面情。非薄子。除了我
耳朵兒愛的道。

生曰。如有餘資。煩貸幾索。甚幸。聰曰。常任錢不敢
私貸。貧僧積下幾文。起坐盡數分付足下。勿以寡
見阻。取下一五十索。聰曰。
幾日見還。生指期拜納。

雙調。菱荷香。忒孤窮。要一文錢物。也擘劃不動。法聰

當時羣賊困普救。全家莫能逃難。賴先生便盡妙策。以此登時免。今日以鶯鶯酬賢救命恩。問足下願那。不願。○夫人曰。如先生許。則滿飲一盞。張生聞語。急把頭來暗點。小生日。下身居貧賤。粗無德行。情性荒疎。學藝淺。相公的嬌女。有何不戀。何必夫人苦勸。吃他一盞。忽地推了心頭一座山。

生取金以奉夫人曰。貧生旅食。姑此為禮。無以微見。卻夫人不受。曰。何必乃爾。紅娘曰。物雖薄。禮不可廢也。夫人受金。生拜堂下。夫人曰。然鶯未服闋。未可成禮。生日。今蒙文調。將赴選闈。姑待來年。不為晚矣。夫人曰。願郎遠業功名。為念。此寺非可久留。生日。倒指試期。幾一月矣。三兩日定行。夫人以巨觥為壽。生飲訖。令紅娘送生歸。生謂紅娘曰。不意有今日。答曰。適鶯聞夫人語。親忻喜之容。見於

面聞郎赴文謫。愁怨之容。動於色。生日。煩爲我言。之。功名世所甚重。背而棄之。賤丈夫也。我當發策。決科策名仕版。謝原憲之圭竇。衣買臣之錦衣。待此取鶯。懶子素願。無惜一時孤悶。有妨萬里前程。紅娘以此報鶯。亦不見答。自是不復見矣。後數日。生行。夫人暨鶯送於道。法聰與焉。經於蒲西。十里。小亭置酒。悲歡離合。一尊酒。南北東西。十里程。

大石調 玉翼蟬 蟾宮客 赴帝闕 相送臨郊野 恰俺與鶯鶯 鴛鴦暫相守 被功名使人離闕 好緣業 空悒快頻嗟 歎不忍輕離別 早是恁淒淒涼涼 受煩惱 那堪值暮秋時節 雨兒乍歇 向晚風如漂冽 那聞得衰柳蟬鳴 悽切未知今日別後 何時重見也 衫袖上盈盈搵淚不絕 幽恨眉峰暗結 好難割捨 縱有千種風

言語必登高第○專聽着伊家好消好息專等着伊家寶冠霞帔妾守空閨把門兒緊閉不拈絲管罷了梳洗你咱是必把音書頻寄

雪裏梅莫煩惱莫煩惱放心地放心地是必是必休恁做病做氣○俺也不似別的你情性俺都識臨去也臨去也且休去聽俺勸伊

錯煞我郎休怪強牽衣問你西行幾日歸著路裏小心呵且須在意省可裏晚眠早起冷茶飯莫吃好將息我倚着門兒專望你

牛與鶯難別夫人勸曰送若千里終有一別

仙呂調戀香衾冉冉征塵動行陌。杯盤取次安排。三口兒連法聰外。更無別客。魚水似夫妻正美。清波功名等閒離拆。然終須相見。奈時下鞋鞋。○君瑞啼痕污了衫袖。鶯鶯粉淚盈腮。一箇止不定長吁。一箇頓不開眉黛。君瑞道圍房裏保重。鶯鶯道途路上寧耐。兩邊的心緒。一樣的愁懷。

尾僕人催促怕晚了天色。柳隄兒上把瘦馬兒連忙解。夫人好毒害。道孩兒每回取箇坐車兒來。

生辭夫人及聰。昔日好行。夫人登車。生與鶯別。

大石調驀山溪離筵已散。再留戀應無計。煩惱的是

鶯鶯受苦的是清河君瑞。頭西下控着馬。東向馭坐車兒。辭了法聰。別了夫人。把樽俎收拾起。○臨上馬還把征鞍倚。低語使紅娘。更告一盞以爲別禮。鶯鶯君瑞彼此不勝愁。廝覷者。總無言。未飲心先醉。尾滿斟離杯。長出口兒氣。比及道得箇我兒將息。一盞酒裏白泠泠的滴。穀半盞兒淚。

夫人道。教郎上路。日色晚矣。鶯啼哭。又賦詩一首贈郎。詩曰。○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

黃鍾宮出隊子最苦是離別。彼此心頭難棄捨。鶯鶯哭得似癡呆。臉上啼痕都是血。有千種恩情何處說。

○夫人道天晚教郎疾去。怎奈紅娘心似鐵。把鶯鶯扶上七香車。君瑞攀鞍空自擲。道得箇冤家寧耐些。尾馬兒登程。坐車兒歸舍。馬兒往西行。坐車兒往東。拽兩口兒。一步兒離得遠如一步也。

仙呂調點絳脣纏令美滿生離。據鞍冗冗離腸痛。舊歡新寵。變作高唐夢。○回首孤城。依約青山擁。西風送戍樓寒重。初品梅花弄。

瑞蓮兒衰草萋萋一徑通。丹楓索索滿林紅。平生踪跡無定着。如斷蓬。聽塞鴻。啞啞的飛過暮雲重。風吹荷葉憶得枕鴛衾。鳳。今宵管半壁兒沒用。觸目。

清溪橫鎖着兩三家

生投宿

於村店

越調聽前柳纏令蕭索江天暮投宿在數間茅舍夜
永愁無寐。謾咨嗟。牀頭上怎寧貼。○倚定箇枕頭兒
越越的哭。哭得情似癡呆。畫櫓聲搖拽。水聲嗚咽。蟬
聲助淒切

蠻牌兒活得正美滿。被功名使人離闕。知他是我命
薄。你緣業比似他時再相逢也。這的般愁兀的般悶。
終做話兒說。○料得我兒今夜裏。那一和煩惱。噯
不恨咱夫妻今日別。動是經年。少是半載。恰第一夜

山麻稽浙零零地雨打芭蕉葉。急煎煎的促織兒聲相接。做得箇蟲蟻兒天生的劣。特故把愁人做脾慙。更深後越切。○恨我寸腸千結。不理怨除你心如鐵。淚痕兒淹破人雙頰。淚點兒拍搵不迭。是相思血。尾兀的不煩惱煞人也。燈兒一點甫能吹滅。雨兒歇。閃出昏慘慘的半窻月。

西風怯雨眠難熟。
殘月窺人酒半醒。

南呂宮應天長無語問答孩。漫漫兩淚盈腮。清宵夜好難捱。一天愁悶怎安排。役損這情懷。睡不着萬感。勉強的把旅舍門開。披衣獨步在月明中。凝睛看天。

色○澹雲遮籠素魄野水連天天竟白見衰楊折葦
隱約映漁臺新愁與舊恨睹此景分外增煞白柳陰
裏忽聽得有人言低聲道快行麼娘咳

尾張生覷了失聲道怪見野水橋東岸南側兩箇畫
不就的佳人映月來

鞋弓襪窄行不動步難移語顛聲嬌喘不迭頻道
因是人是鬼俱難辨為福為災兩不知生將取劍
擊之而已至矣因此之曰爾乃誰人說
秀才月影柳陰之下定睛細認云云

雙調慶宣和是人後疾忙快分說是鬼後應速滅入
門來取劍取不迭兩箇來的近也近也○君瑞回頭
再覷些半晌癡呆回嗔作喜唱聲一喏却是姐姐那

姐姐

熟視之。乃鶯紅也。生驚問曰。爾何至此。鶯曰。適夫人酒多寐熟。妾與紅娘計之曰。郎西行何日再回。紅曰。郎行不遠。同往可乎。妾然其言。與紅私度河。而至此。生攜鶯手歸。未及解衣。聞羣犬吠門。生破窻視之。但見火把燎空。喊聲震地。聞一人大呼曰。渡河女子。必在是矣。

商調定風波好事多妨礙恰拈了冠兒鬆開裙帶汪汪的狗兒吠順風聽得喊聲一派不知爲箇甚說得張生變了面色真箇大驚小怪○火把臨窻外一片地叫開門倒大驚駭張生隔窻覷見五千餘人全副執戴一箇最大漢提著鷹翎刀厲聲叫道與我這裏搜猜

尾柴門兒脚到處早蹉開。這君瑞有心擇端。向臥榻上撒然覺來。

無端怪鵲高枝噪。一枕鴛鴦夢不成。坐而待旦。僕已治裝。

仙呂調醉落魄。纒令酒醒夢覺。君瑞悶愁不小。隔窗野鵲兒喳喳地叫。把夢驚覺人來。不當箇啼兒巧。○悶打孩似吃着沒心草。越越的哭到月兒落。被頭兒上淚點知多少。媚媚的不乾。抑也抑得着。風吹荷葉枕畔。僕人低低道。起來麼。解元天曉也。把行李琴書收拾了。聽得幽幽角奏。噹噹地鐘響。忔忔地雞叫。

醉奚婆把馬兒控着。不管人煩惱。程程去也。相見何時却。

尾華山又高。秦川又杳。過了無限野水橫橋。騎着瘦馬兒。圪登登的。又上長安道。

行色一鞭催瘦馬。羈愁萬斛引新詩。長安道上。只知君瑞艱難。普救寺中。誰念鶯鶯煩惱。鶯自郎西邁。憔悴不勝。乘間詣郎。閱書之閣。開牖視之。非復曩日。鶯轉煩惱。

黃鍾宮侍香金童纏令才郎自別。剗地愁無那。裊裊爐煙。縈綠瑣。濃睡覺來。心緒惡。衣裳羞整。霧鬟斜。下稍相見。咱大小身心。時下打疊不過。

181
寶聲疊韻吟硯乾黃卷堆冷落了讀書閣金篆寶鼎
獸爐誰藝龍涎火幾冊書有誰塚粉牋暗被塵汚悄
没人炤覩子箇

詞地恩薄倖的冤家好下得甚把人拋越眉兒淡了
教誰畫哭損秋波琵琶塵暗懶拈金撲有新詩有新
詞共誰酬和那堪對暮秋你道如何

整金冠令促織兒外面鬪聲相聒小郎小天生的口
不會合是世間蟲蟻兒裏的活撮叨叨的絮得人怎
過

賽兒令愁麼愁麼此愁着甚消磨把脚兒擷了耳朵

兒搓沒亂煞也。自摧挫，塞鴻來也。那塞鴻來也。那柳葉兒，浙列列的曉風來。慕滴流流的落葉辭柯。年年的光景如梭，急煎煎的心緒火。

神仗兒這對眼兒，這對眼兒淚珠兒滴了萬顆。止約不定，恰纔淹了。撲簌簌的，又還偷落。勝秋雨點兒多。四門子些兒鬼病，天來大。何時是可羅衣寬，褪肌如削。悶答孩地，獨自箇空恨他。空怨他。料他那裏與誰做活。空恨他。空怨他。不道人圖箇甚麼。

把寶鑑兒拈來，強梳裹。腮兒被淚痕兒浥破。甚全不似舊時節。風韻我。

自季秋與郎相別。杳無一信。早是離
恨。又值冬景。白日猶開。清宵更苦。

中呂調香風合纏令煩惱知何限。悶答孩地獨自淚
漣漣。身心悄似顛。相思悶轉添。守着燈兒坐。待收拾
做些兒。開鍼線。奈身心不苦歡。不苦歡。○一雙春筍
玉纖纖。貼兒裏拈線。把繡鍼兒穿。行待紅鍼關。却便
紅鍼尖。欲待裁領衫兒段。把繫着的裙兒。胡亂剪。胡
亂剪。

石榴花。覷着紅娘認做張郎喚。認了多時。自失歎。不
惟道鬼病相持。更有邪神繳纏。○苦苦天天。此愁何
時免。鎮日思量。數萬千遍。算無緣得歡喜。存活只有

分與煩惱爲冤○譬如對燈悶悶的坐。把似和衣強
強的眼。心頭暗發着願。願薄倖的冤家夢中見。爭奈
按不下九曲回腸。合不定一雙業眼

尾是前世裏債。宿世的冤。被你擔閣了人也。張解元

明年張珙廷試
第三人及第

正官梁州纏令步入蟾宮折桂花。舉手平挈長楊賦
罷日西斜。得意也。掀髯笑喜容加○才優不讓賈馬
金榜名標高甲。踪跡離塵沙。青雲得路。鳳沼步煙霞
甘草子最堪嘉。最堪嘉一聲霹靂。果是魚龍化。金殿
拜皇恩。面對丹墀下。正是男兒得志秋。向晚瓊林宴

雙調御街行須臾喚得僕人至囑付你些兒事蒲州東畔十餘里有勅賜普救之寺法堂西壁行廊背後第三箇門兒是○見妻兒太君都傳示但道我擢高第教他休更許別人俺也則不曾聘妻相煩你且叮寧寄語專等風流婿

生緘詩與僕僕行鶯未知郎第在葍成疾時季春十五夜鶯思之去年待月西廂之夜感而泣下紅娘曰姐姐如今春多病觸時有感恐傷和氣妾未知姐姐所染何患當以藥理之恐至不起鶯鶯愈哭

過宮凭欄人纏令憶多才自別來約過一載何日裏却得同諧縈損愁懷怕黃昏愁倚朱欄到良宵獨立空階趁落英遍蒼苔東風搖蕩一簾飛絮滿地香埃

○欲問俺心頭悶答孩。太平車兒難載。都是俺今年
浮災。煩惱煞人也猜悶厭厭的心緒如麻。瘦崑崑的
病體如柴。鬢雲亂慵整瓊釵。勞勞攘攘。身心一片沒
處安排。

賺據俺當初把你箇命般看待。誰知道倒爲冤家。贏得
段相思債。相思債。○是前生負債他。還着後瞧你。
試尋思。怪那不怪。都是命乖。爭奈心頭那和不快。好
難消解。○近來這病的形骸。鏡兒裏覷了後自澀耐。
傷心處。故人與俺。彼此天涯客。天涯客。○我於伊志
誠沒倦怠。你與我堅心莫更改。且與他捱。下稍知他。

暗暗疑猜。縱芳年未老，應也頭白。

尾紅娘怪我緣何害。非關病酒，不是傷春，只爲冤家不到來。

鶯對春時感舊恨。爲憶生漸成消瘦。

高平調青玉案。寂寞空閨裏，苦苦天天甚滋味。淅淅微微風兒細，薄薄怯怯半張鴛被。冷冷清清地睡。○
憂憂戚戚添憔悴，裊裊霏霏瑞煙碧。滅滅明明燈將
煤。哀哀怨怨不敢放聲哭。只管啣啣啜啜地。

覆旦靈鷲
喜晴鶯起

仙呂調滿江紅。殘紅委地，翻風靈鷲喜新晴。玉慘花

愁追思傅粉。巾袖與枕頭兒都是淚痕。一夜家無眠

白日盹。不存不濟。香肌瘦損。教俺縈方寸。想他那裏

也不安穩。恰正心頭悶。見紅娘通報。有人喚門。門人

張先生僕至。夫人與鶯教召。須臾入。僕使階前忙應諾。骨子氣喘不迭

滿面征塵。呼至簾前。夫人親問道。張郎在客。可煞苦

辛。想見彼中。把名姓等。幾日試來。那幾日唱名得意

那不得意。有何傳示。有何書信。那廝也不多言語。覷

着夫人賀喜。喚鶯鶯做縣君。

僕以書呈夫人。紅娘取而奉鶯。鶯發書視之。止詩一絕。詩曰。玉京仙府探花郎。寄語蒲東窈窕娘。指日拜恩歸善錦。是日休作倚門粧。鶯解詩。背曰。探花郎第三也。指日拜恩。衣畫錦。待除授而歸也。夫

人以下皆喜自是至秋杳無一耗鶯修書遣僕寄
生隨書贈衣一襲瑤琴一張玉簪一枝斑管一枚

越調水龍吟露寒煙冷庭梧墜又是深秋時序空閨
獨坐無人存問愁腸萬縷怕到黃昏後窻兒下甚般
情緒映湖山側西左芭蕉幾葉空階靜聽疎疎雨○
一自才郎別後儘日家凭闌凝竚碧雲黯澹楚天空
濶征鴻南渡飛過蒹葭浦暮蟬噪煙迷古樹望野橋
西畔小旗沽酒是長安路

看花迴想世上淒涼事離情最苦恨不得插翅飛將
往他行去地里又遠關山阻無計奈謾登樓空目斷
故人何許○密召得僕人至將傳肺腑連幾般衣服

一一包將去。是必小心。休遲滯。莫耽悞。喚紅娘教拈與。再三囑付。

雪裏梅。白羅素襦袴。摺動的。袪兒也無。一領汗衫與裏肚。非足取。取是俺咱自做。○綿襪兒莫嫌薄。燈下曾用工夫。一鍼鍼刺了。羨覷。恐慮破後。有誰重補。揭鉢子。藍直繫。有工夫。做得依規矩。幽窻明淨處。潛心下。繡鍼着意。分絲縷。繡着合歡連理花。雉子兒交頸舞。○絨條兒。細絳州出。宜把腰圍束。青衫忒離俗。裁得暢可體。襖兒是吳綾。件件都受取。更與你幾件

物

201

疊字玉臺簪雖小是美玉。玉取其潔白純素微累纖
瑕不能污。渾如俺爲你俺爲你心堅固。你曾惜俺如
珍。今日看如糞土。○紫毫管未嘗有是九嶷山下蒼
竹。當日湘妃別姚虞眼兒裏淚珠淚珠如秋雨。點點
都畫成斑。比我別離來苦。○瑤琴是你咱撫。夜間曾
挑鬪奴。你悄似相如獻了上林賦。成名也在上都。在
上都裏貪歡趣。鎮日家耽酒迷花。便把文君不顧
緒。煞孩兒沿路裏耐辛苦。若見薄情郎傳示與。但道
自從別來。官人萬福。一件件對他分付。教他受取。看
是阻那不阻。臨了教讀這一封兒墮淚書。

僕未至京。君瑞擢第後。以才授翰林學士。因病開居。至秋未愈。

仙呂調剔銀燈。寂寞空齋。清秋院宇。瀟灑閒庭幽戶。檻內芳菲。黃花開遍。將近登高時序。無情緒。憔悴得身軀。有誰擡舉。○早是離情恁苦。病體兒不能痊愈。淚眼盈盈。眉頭鎮鎖。九曲迴腸千縷。天遙地遠。萬水千山。故人何處。

尾許多時節分鴛侶。除夢裏有時曾去。新來和夢也不曾做。

生喜來擢第。愁來病未愈。那逢秋夜。爲憶鶯鶯。杳然無一耗。愁腸萬結矣。

正宮梁州令斷送簾外蕭蕭下黃葉。正愁人時節。一

聲羌管怨離別。看時節。窻見外雨些些。○晚風兒淅
溜。浙冽暮雲外。征鴻高貼。風緊斷行斜。衡陽迢遞。千
里去程賒。

應天長。經霜黃菊半開謝。折花羞戴。寸腸千萬結。捲
簾凝淚眼。碧天外。亂峰千疊。望中不見蒲州道。空日
斷暮雲遮。○荒涼深院古臺榭。惱人窻外琅玕風欲
折。早是離人心緒。惡闌不定。淚啼青血。斷腸何處砧
聲急。與愁人助淒切。

賺點上燈兒。悶答孩地守書舍。謾咨嗟。鴛衾大半成
虛設。獨對如年夜。○守着窻兒悶悶地坐。把引睡的

文書兒強披閱，檢秦晉傳檢不着，翻尋着吳越，把耳
朵絕。○收拾起待剛睡些，爭奈這一雙眼兒劣，好發
業淚漫漫地會聖也難交曉，空自擲。○似恁地淒涼，
恁地愁絕，下場知他看怎者，待忘了，不覺聲絲氣噎，
幾時捱徹。

甘草子我佯呆我佯呆，一向志誠，不道他心起短命
的死冤家，甚不怕神天折，一自別來整一年，爲箇甚
音書斷絕，着意殷勤待撰箇簡牒，奈手顛難寫
脫布衫，幾番待撇了不藉，思量來當甚廝慙，孩兒我
須有見伊時，咱對着惺惺人說。

婢僕見誘。遂致私誠。見女之心。不能自固。兄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枕席。義感恩深。思幼之情。永謂終托。豈其既見君子。而不能以禮定情。松柏留心。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櫛。歿身永恨。念歎何言。倘若仁人用心。俯遂幽芳。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上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為醴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消。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歿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伸。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簪一枝。窳管一枚。瑤琴一張。假此數物。小妾真誠。玉取其堅。潤不淪。淚痕在竹。愁緒縈琴。因物達誠。永以為好。心邇身遠。拜會何時。幽情所鍾。千里神合。秋氣方肅。強飯為佳。慎自保持。無以鄙為深念也。生發書。不勝悲慟。

大石調 玉翼蟬 纔讀罷 仰面哭 淚把青衫污 料那人
 爭知我如今病未愈 只道把他孤負好悽楚 空悶亂
 長歎吁 此恨憑誰訴 似恁地埋怨 教人怎下得索剛

拖帶與他前去○讀了又讀。一箇好聰明婦女。其間言語都成章句。寄來的物件。斑管瑤琴簪是玉。竅包兒裏一套衣服。怎不教人痛苦。眉蹙眉攢。斷腸腸斷。這鶯鶯一紙書。

生友人楊巨源聞之。作詩以贈之。其詩曰。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霜冷葉飛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巨源勉若瑞娶鶯。君瑞治裝未及行。鄭相子恒至蒲州。請普救寺。往見夫人。夫人問曰。子何務而至於此。恒曰。相公令恒慶夫人終制。成故相所許親事矣。夫人曰。鶯已許張珙。恒曰。莫非新進張學士否。夫人曰。珙新進。未知除授。恒曰。珙以才授翰林學士。衛吏部以女妻之。

南呂宮 一枝花纏這畜生腸肚惡。全不合神道着言。廝間謀忒奸狡。道張珙新來。受了別人家捉。本萌着

雙調文如錦。好心斜見鄭恒。終是他親熱。囑付紅娘。你管取您姐姐。是他命裏十分拙。休教覓生覓死。自推自擲。有些夢兒好弱。你根抵不捨。鄭恒又譖言道。您姐姐休呆。我比張郎。是不好門地。不好家業。○不是自家自賣弄。我一般女婿。也要人選。外貌卽不中。骨氣較別。身分卽村。衣服兒忒捻頭風。卽自有頭巾兒。蔚帖文章。全不會後。玉篇都記徹。張郎是及第。我承內祇子。是爭得些些。他別求了婦。你只管裏守志。吵當甚貞烈。

尾言未訖。簾前忽聽得人應諾。傳道鄭衙內。且休胡

說兀的門外張郎來也

鄭恒手足無所措。琪已至簾下。拜畢。夫人。夫人曰。喜學士別繼良姻。琪驚曰。誰言之。曰。鄙下人來。稔聞是說。今鶯已從前約。鄭恒以此言。使張君瑞添一段風流煩惱。增十般愁膩憂愁。夫人且將實言。說君瑞面顏如。上夫人道甚來。

仙呂調香山會那君瑞聞道撲然倒地只鼻內似有

浮氣曲匝了半晌收身強起傷自家來得較遲○誰

曾受捉那說來的畜生在那裏喚取來夫人面前詰

對旁邊鄭衙內怎生坐地忍不定連打啼

夫人曰。學士息怒。其事已然。如之奈何。生思之。鄭公賢相也。稍蒙見知。吾與其子爭一婦人。似涉非禮。夫人令恒拜琪曰。此鶯兒也。琪覷之。覷衙內結束模樣。越添煩惱。

中呂調 牧羊關 張生早是心羞慘。那堪見女壻來參。
不稔色村沙段。鶻鴿乾淡。向日頭。獐兒般眼。吃虱子。
猴猻兒般臉。皂條攔。胃繫羅巾。腦後擔。○鬢邊。蟻虱。
渾如糝。你尋思。大什大腌臢。口啜似猫坑。咽喉似潑。
懺詐。又不當箇詐。諂。又不當箇諂。早是轆軸來粗細。
腰穿領布袋來寬布衫。

尾 莫難道詩骨瘦。崑崙。掂詳了這廝趨。踰身分。便活
脫下鍾馗。一三三

生謂夫人曰。鶻既適人。兄妹之禮。不可廢也。夫人召鶻。久之方出。

仙呂調 點絳脣 纏令百媚鶯鶯。見人無語。空低首。淚

盈巾袖兩葉眉兒皺。○擷損金蓮。搓損蔥枝手。從別後。臉兒清秀。比是年時瘦。

天下樂。拜了人前強問候。做爲兒嬌。更柔料來他家不自繇。眉尖有無限愁。無狀的匹夫。怎消受與做眷屬。俺來得只爭箇先後。是自家錯也。已裝不卸。潑水難收。

尾鶯鶯。悄似章臺柳。縱使柔條依舊。而今折在他人手。

鶯鶯坐夫人之側。生問曰。別來無恙否。鶯鶯不言而心會。

越調上平西。纏令自年前。長安去。斷行雲。常記得分

飲離樽。一聲長喟。兩行血淚落紛紛。耳畔叮嚀。囑付
情人腸斷消魂。○馬兒上駉駉地。眠樵館。宿漁村。最
怕的愁到黃昏。孤燈一點。被兒冷落。又難溫。眼前不
見意中人。枕滿啼痕。

鬪鶴鴉把箇唧溜龐兒。爲他瘦損減盡。從來稔膩風
韻。自到長安。身心用盡。自及第受皇恩。奈何病體淹
延在身。○前者纔初得箇書信。告假馳驅。遠來就親
比及相逢。幾時多愁悶。雨兒又急。風兒又緊。爲他不
避甘心受忍。

青山口甫能到此。甚歡忻。見夫人先話論。道俺娶妻

在侯門。把鶯鶯改婚姻。教人情慘切。對景轉傷神。喚
將到女壻。各敘寒溫。○覷了他家舉止行爲。真箇百
種村。行一似挾老。坐一似糊猴。甚娘身分。馳腰與龜
賀。包牙闕上邊唇。這般物類。教我怎不陰晒。是閻王
的愛民。

雪裏梅花。更口臭。把人薰。想鶯鶯好緣分。暗思向日
和他共鴛鴦。做學秦晉。誰想有今辰。共別的待展紋
裊。暗暗覷地。玉容如花。不施朱粉。○然憔悴。尚天真。
纖腰細。褪羅裙。下得下得。將人不俦不問。佯把眉黛
顰。金釵彈墜烏雲。恨他恨他。恨他索甚。言破是他須自隱。

尾淚珠兒滴了又重搵。滿腹相思難訴陳。吃喜的冤家怎生安穩。合着眼不辨箇真情。豈思舊恩我。然是箇官人。却待叫兀誰做縣君。

君瑞與鶯。各目視而內心皆痛矣。

中呂調〔古輪臺〕好心酸。寸腸千縷若刀剗。被那無徒漢把夫妻拆散。合下尋思料他不違言。說盡虛脾。使盡局段。把人羸勾廝欺謾。天須開眼。覷了俺學士哥哥。少年登第。才貌過人。文章超世。於人更美滿。却教我與這匹夫做繾綣。○所爲身分。舉止得人嫌。事事不通疎。沒些靈變。曠脚馳腰。禿鬢黃牙。烏眼。不怕今

蛩吟切。啾啾唧唧聲相接。俺道了不恁恹惶。心腸除是鐵。

整乾坤。牽情惹恨。幾時捱徹。聽戍樓角奏梅花聲鳴咽。畫壁間一盞惱人燈。碧瑩瑩半明不滅。

第二思量俺好命劣。怎着恁惡緣惡業。幸自夫妻恁美滿。被旁人廝間諜。兩口兒合是成間別。天教受此恹惶苦。想舊日雨踪雲跡。枉教做話說。

雙聲疊韻。玉漏遲。鴛被冷。愁對如年夜。寶獸煙縈斷縷。裊裊噴龍麝。暫合眼。強睡些。便會聖。怎寧貼。牀兒上。自推自攣。

第三鎮思向日空教人氣的微撇。小亭那畔撚吟鬚。步廊月朱扉半揜。驀觀伊向西廂下。漸漸至空階側畔。倚湖山春困歇。

刮地風。手把白團輕扇。撚有出塵容冶。腰肢嫵娜。纖如束。舉止殊絕。柳眉星眼。杏腮桃頰。口兒小。脚兒弓。扮得蔚貼。一時閒暫相見。不能捨。

第四兩情暗許着。新詩意中寫。正相眷戀。見紅娘把繡簾揭。低聲報道。夫人使妾來喚。步促金蓮歸去。飄飄香暗惹。

柳葉兒。教人半晌如呆。回來却入書舍。後來更不相。

逢十分捨了休也

第五不幸蒲州軍亂把良民盡虜劫一部直臨此寺。週圍盡擺列高聲喝叫得鶯鶯便把殘生怯。若是些小遲然都教化骨血

賽兒令騁些英烈被俺咱都盡除滅滿門家眷得寧貼那老婆把恩輕絕是俺弄巧翻成拙

第六後來暗約向羅幃鎮歡悅夜來曉去約未近數月不因敗漏纔時許我爲姻眷奈何名利拘人夫妻容易別

神仗兒到來帝闕帝闕蟾宮桂枝獨折名標金甲俺

咱恁時。準備了娶他來也。不幸病纏惹。

第七想太君情性劣。往日誇侈共撇。陡恁地不調貼。把恩不顧。信無徒漢子。他方說。便把美滿夫妻。恩情都斷絕。

四門子這些見事體難分別。如今也待恁者。鶯鶯情性那裏每。也悄無了貞共烈。你好毒。你好呆。恰纔那裏相見些。你好羞。你好呆。虧殺人也姐姐。

第八從來呵慣受磨滅。他家今日心已邪。儘人問嘗不應對。虧人不怕神天折。惱得人頭百裂。便假饒天下雪。解不得我這腹熱。一封小簡分明都是伊家寫。

只被。你迺逗人來。一星星都碎捲百裂。便假饒天下
雪。解不得我這腹熱。一封小簡。分明都是伊家寫。只
被你迺逗人來。一星星都碎捲百裂。便假饒天下雪。
解不得我這腹熱。一封小簡。分明都是伊家寫。只被
你迺逗人來。一星星都碎捲百裂。

尾斑管雖圓被風裂。玉簪更堅也掂折。似琴上斷絃。
難再接。

聰見琪不快。起而勉之曰。足下聰明者也。以一婦
人。或至於此。吾與子不復友矣。琪曰。男女佳配。不
易得也。加以情思積有日矣。一旦被譏。反爲路人。
所以痛予心也。聰曰。足下倘得鶯。痛可已乎。琪曰。
何計得之。聰曰。吾爲子謀之。

中呂調碧牡丹不須長歎息。便不失了咱丈夫的綱紀。惹人恥笑。怎共貧僧做相識。可惜了你才學。枉了你擢高第。莫憂煎。休埋怨。放心地。○猛然離坐起。壁中間取下戒刀三尺。兀的二更方盡。不到三更已外。比及這蠟燭燒殘。教你知消息。我去後。必定有官防。君莫怕。我待做頭抵。

尾把忘恩的老婆。梟了首級。把反間的畜生。教屍粉碎。把百媚的鶯鶯。分付與你。

法聰言未已。隔窻聞人笑曰。爾等行兇。豈不累我。言者是誰。是誰。

大石調玉翼蟬把窻間紙微潤開。君瑞偷睛覷。半夜

三更不知是甚人。特來到於此處。移時節。方認得是
兩箇如花女。一箇是鶯鶯。駿駿步月來。紅娘向後面
相逐。○開門相見。不問箇東西。便抱住。可憎問當。別
來安否。也無閒話。只辦得燈前。魑魑地哭。猶疑夢寐
之間。頻拍肌膚。淚點兒盈盈如雨。止約不住。料想當
日別離。不恁的苦。

尾比及夫妻每重相遇。各自準備下萬言千語。及至
相逢。却没一句。

多時鶯語。郎日學士淹留
京國。至有今日。奈何奈何。

中呂調安公子賺女孩兒低聲道。道別來安樂麼。張

學士憶自伊家。赴上都。日許多時。夜夜魂勞。夢役愁
何似。似一川煙草。黃梅雨。悶似長江。攬得箇相思擔
兒。○遠別春三月。恁時方有音書至。火急開緘。仔細
讀。元來是一首新詩。披味那其間意思。知你獲青紫
滿宅家。眷喜不喜。以縣君呼之。不枉了俺從前實志
賺誰知。後來更何曾夢見箇人傳示。時暮秋。令人特
地傳錦字。連衣袂。○玉簪斑管。與絲桐。一星星比喻
着心間事。臨去也。囑付了千回萬次。早離京師。○誰
知鄭家那廝。新來先自長安至。誰曾問着。從頭說一
段希奇事。○道京師裏。衛尚書家女孩兒。新來招得

箇風流婿。道是及第官。鴈序排連第三。年紀二十六
七

渠神令道是雒京人氏。先來曾蒲州居止。見今編修
國史。莫比雒陽才子。夫人一向信浮詞。不問是那不
是。○許了姑舅做親。擇下吉日良時。誰知今日見伊。
尚兀子鰥居獨自。又沒箇婦兒妻子。心上有如刀刺。
假如活得又何爲。枉惹萬人嗤。

鶯解裙帶
擲於梁

尾譬如往日害相思。爭如今夜懸梁自盡也。勝他時
憔悴死。

珙曰。生不同
侍。死當一處。

黃鍾宮黃鶯兒。做噪做噪。似此活得也。惹人恥笑。把
皂條兒。搭在梁間。雙雙自弔。○說得紅娘忙扯着道。
休廝合造。您兩箇死後。不爭怎結果。這禿吊。

紅娘抱鶯。聰止君瑞曰。先生之惑愈甚矣。幸得續
絃。死而何益。珙曰。鶯以適人。不死何待。聰曰。吾有
一策。使鶯不適人。與于百年偕老。珙曰。策將
安出。聰曰。吾不能矣。子諺一故人。事可濟矣。

般涉調。哨遍。纏令。君瑞懸梁。鶯鶯覓死。法聰連忙救
您死後。教人打官防。我尋思着甚來繇。好出醜。夫妻
大小大。不會尋思。笑破貧僧口。人死後。渾如悠悠地
逝水。厭厭地。不斷東流。榮華富貴。盡都休。精爽冥冥。

葬荒丘。一失人身。萬劫不復。再難能勾。○欲不分離。把似投托箇知心友。不索打官防。教您夫妻盡百年歡偶。快準備車乘鞍馬。主僕行李。一發離門走。投托的親知。不須遠覓。而今只在蒲州。昔年也是一儒流。壯歲登科。不到數餘秋。方今是一路諸侯。

長壽仙袞。初典郡城。更牢獄無囚。後臨邊郡。滅盡草賊猾寇。坐籌帷幄。駟馬臨軍。挑鬪十場。鎮贏八九。天下有底英雄。漢聞名難措手。這箇官人。不枉食君祿。扶社稷。安天下。兼文銳武。古今未嘗曾有。急曲子也不愛。耽花戀酒。也不愛打桃射柳。也不愛。

生曰。杜將軍驟拜太守也。以何故。聽曰。以威攝賊軍。亂清蒲右。蒙天子重知。數月前特授鎮西將軍。蒲州太守兼關右兵馬處置使。琪喜謝曰。非吾師指迷。實不悟此。生攜鶯宵奔蒲州。時三更左右。

大石調洞仙歌收拾行李。一步地都行上。兩口兒眉

頭暫開放。望秋天卽漸。月淡星稀東方朗。隱隱城頭

鼓響。抵曉人城。直至衙門旁。不及殷勤展參榜。門

人通報太守出廳相見。未及把行藏問當。太守道君

瑞喜登科。君瑞道哥哥自別無恙。

太守邀生入偏廳。生曰。門外拙妻參拜。兄嫂子箇

太守令夫人請鶯客禮畢。夫人請鶯至後閣。琪與

太守酌酒道舊。可謂青

山牽夢寐。白髮喜交親。

越調上平西纏令杜將軍張君瑞話別離。至坐上各

序尊卑。別來經歲。故人青眼喜重期。兩情談論正投
機。一笑開眉。情相慕。心相得。重相見。舊相知。便暢
飲。彼此無疑。風流太守。請生滿滿金杯。喜君仙府探
花歸。高步雲梯。

鬪鶴鶻。君瑞聞言。欠身避席。飲罷躬身。向前施禮。道
多謝哥哥。此般厚意。據自家寡才藝。盡都是父母陰
功所得。幸得今朝。弟兄面會。敢煩將軍。萬千休罪。
小子特來。有些事體。記去年離上國。訪諸先覺。遊學
到這裏。

看花迴。普救院權居止。詩書諳理。却不幸蒲州元帥

渾公逝亂軍起無人統。殘郡邑害良民。蒲州裏滿城
鐵騎。○神鬼哭生靈死。哀聲振地。至普救諸多僧行
難隄備。關閉得山門着。怎當衆軍卒。羣刀手砍。是鐵
門也粉碎。

青山口衆僧欲走又不及。須識前朝崔相國那家女
孩兒叫鶯鶯。當時未及笄歲。羣賊門外逼道得鶯後
便西歸相國老夫人聽得悲泣。○不奈之何。故謁微
生願求脫命計。特仗法聰。曾把書寄。太守既到那裏。
飛虎說來癡羣賊倒槍旗退却亂軍。免却生離。都是
哥哥虎威。

大石調還京樂。驀觀儀門開處，兩廊下悄不聞鴉。琴
琴地鼓響，正廳上太守升衙。階前軍吏誰敢鬧嘈雜。
大案前行本把，五日三朝家。沒紙兒文字，官清法正
無差。大牢裏虞候羊兒般善，是有大人彈壓。有子有
牢房地匣，有子有欄軍夾畫。有子有鐵裹榆柳，更年
沒罪人戴他。犯他獄門前草長，有誰會踏。○有刑罰。
徒流絞斬，弔拷絀把。設而不用束杖理民，寬雅地方
千里。威教有法，吏也不愛侵官弄牙。善爲政，威而不
猛，寬而有勇。一方人喚做菩薩，但曾坐處，絕了羣盜。
縱有敢活拏，正不怕明廉暗察。信不讓春秋裏季札。

治不讓穎川黃霸蒲州裏大小六十萬家。人人欽仰。悄悄如爹媽。

尾虎符金牌腰間挂。英雄鎮着普天之下。說得逆子賊臣望風的怕。

分符守郡昔年楊震不請白廵簡在廷曩日比干非骨鯁太守公坐之次鄭恒鞭馬叩門遽然而下

中呂調古輪臺鄭衙內當時休道不心嘆侍候的每怎遮攔大走入衙門直上廳來悄悄不顧白馬將軍氣莽聲高叫呼對人騁盡百般村都說元因道化了的相國姑夫在時曾許聘與鶯鶯不幸身死因此上未就親如今服闋也却序舊婚姻○許多財禮一刻是

地支吾。怕賢不信。試問普救裏僧行。我手下兵卒○
 因此上夫人把親許。不望你中間說他方言語。今日
 他來先曾告訴。君瑞待把鶯鶯娶。你甚倚強壓弱。虧
 欺廝負。把官司誑說。全無畏懼。你可三思姻婚良賤
 明存着法律。莫蠢疎姑舅做親。便不敗壞風俗。

尾 平白地混賴他人婦。若不看您朝廷裏的慈父。打
 一頓教牒將家去。

鄭恒對衆官。但稱死罪。非君瑞之愆。又曰。我之過矣。倘見親知。有何面目。

大石調 伊州袞添煩惱。情懷似刀攪。都是自家錯。花
 枝般媳婦。又被別人將了。我還歸去。若見鄉里親知。

甚臉道別娶箇人家。覷了我行爲肯嫁的少。○怎禁當衙門外打牙打令譚。匹似聞咕哨。等着衙內待替。君瑞着言攢梁。鄭恆打慘道。把如吃恁摧殘。廝合燥。不出衙門覓箇身亡却是了。

尾覷着一丈高石階級。寒衣跳。衙內每又沒半箇人。扯着頭扎番身。吃一箇大碑落。

統紗節婦昔年抱石身亡。好色窮人今日投階而死。太守令手下拽屍於門外。退廳張宴。

南呂宮。瑤臺月。從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鶯鶯已是縣君。君瑞是玉堂學士。一箇文章天下無雙。一箇顏色寰中無二。似合歡帶。連理枝。題彩扇。寫新詩。

從此逐了文君深願酬了相如素志○將軍滿滿勸
金卮道今日極醉休辭歡喜教這兩箇也乾撞殺鄭
恒那村廝牙關緊氣堵了咽喉腦袋裂血污了階址
後門外橫着死屍牌寫着數行字出示這廝一生愛
女今番入死

尾會見乾堆每強相思從前已往有浮浪兒誰似這
廝般少年花下死

君瑞鶯鶯美滿團圓還都上任鄭恒衙內自取懷
羞投階而死方表才子施恩足見佳人報德怎見
得有此事來蓬萊劉泐題詩曰蒲東佳遇古無多
鏤板將令鏡不磨若使微之見新調不教專美伯
勞

歌

校記

- 一、以六幻本爲底本，而以屠隆本、朱墨本、暖紅室本校之。
- 二、凡古今字、正俗字，如「箋」與「牋」，「疋」與「匹」，「灾」與「災」，「絲」與「由」之類，意義相同的，不校。

上本

一葉前一行「董解元西廂記」屠隆本作「新刊合併董解元西廂記卷上」。朱墨本作「董解元西廂卷一」；暖紅室本同，下方有「傳奇彙刻第一種」七字。

前二行「上」各本皆無「上」字。屠隆本下方題「赤水屠隆長卿父校正」「樂天周居易子平父校梓」兩行。朱墨本題「明臨川湯顯祖義仍甫評」。暖紅室本題「顧渚山樵點定」，「夢鳳樓、暖紅室刊校」。

前四行「干戈倒載閒兵甲」「閒」各本皆作「閑」；下同。

前五行「風流稍是有聲價」「是」屠隆本作「似」。

後一行「話兒不是朴刀桿棒」「朴」朱墨本作「扑」，誤。「桿」屠隆本、朱墨本皆作「捍」，誤。

二葉前一、二行「些少金風透殘暑」「透」各本皆作「退」。

前九行 「休慕古」 「慕」，屠隆本作「慕」，誤。

後九行 「現在河中府」 「現」，各本皆作「見」，下同。

後十行 「西維名儒」 「維」，各本皆作「洛」，下同。

「博陵幼女」 「博」，屠隆本作「博」，誤。

三葉後二行 「家業彫零」 「彫零」，屠隆本、朱墨本皆作「零凋」；暖紅室本作「零彫」。

四葉前六行 「蘂蔥瑞鶴」 「鶴」，各本皆作「雲」。

前七行 「接屋連甍」 「甍」，屠隆本作「甍」，誤。

五葉前八行 「不曾見這區字」 「字」，屠隆本作「寺」。

前九行 「到跟前」 「跟」，各本皆作「根」，誤。

前九、十行 「簋箕來大六箇渾金字」 「簋」，各本皆作「簋」，誤。下同。

後一行 「瑞鶴單鐘樓」 「鐘」，屠隆本作「鍾」，下同。

「高接清虛」 「清」，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青」，誤。

後四行 （玉胞肚） 各本皆作（玉抱肚）。

後五、六行 「簾幕金鈎」 「鈎」，朱墨本作「鈎」，誤。

後八、九行 「周廻的畫像」 「像」，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象」。

六葉前四行白 「搗椒泥紅壁」 「泥紅」，各本皆作「紅泥」。

前五行白 「果是人間天上」 「是」，各本皆作「爲」。

後四行「瞥然一見」「一見」，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見了」。

七葉前七行白「手撚粉香春睡起」「起」，各本皆作「足」。

後十行「何須更買卦」「卦」，朱墨本作「卜」。

八葉前四行（伊州滾）「滾」，屠隆本作「衰」；下同。

「五魂悄無主」「悄」，各本皆作「悄」，誤；下同。

前五、六行「使作不得顯危亡」「不得」，暖紅室本作「得不」。

前七行「少年做事」「年」，屠隆本、朱墨本皆作「正」，誤。

後二行白「是誰云云」各本皆作「是誰是誰」。

「僧曰」「僧」，屠隆本作「生」，誤。

九葉前四行白「詣都營葬今于此守服看靈」屠隆本、朱墨本皆作「詣都塋葬于此今守服看

靈」。

前六行白「金雀鴉鬢」「鴉」，各本皆作「靈」。

後一行「使作得似風魔」「似」，朱墨本作「侶」，誤。

後三行白「至德大師」「大」，朱墨本作「太」，誤；下同。

「骨秀過羣」「過」，屠隆本作「迥」，誤。

後七、八行「奈胸中鬱悶」「奈」，屠隆本作「奈」；下同。

十葉前四行「君瑞從頭盡訴」「訴」，朱墨本作「訴」，誤。

前六行「每月房錢併納與」「併」，朱墨本作「并」。

後三行「若言着錢物」「若」，屠隆本作「告」，誤。

後六行白「奈容朝夕」「容」，屠隆本作「客」。

後七行白「二茶之費」「二」，暖紅室本作「一」。

十一葉前一行「晚來初過雨」「晚來」二字朱墨本刻作雙行小字。

前三、四行「有一枚兒瓦香爐」「枚」，屠隆本、朱墨本皆作「枚」，是。「爐」，朱墨本作「爐」；下同。

前七行白「悶對西廂」「悶」，朱墨本作「閑」。

前九行「對碧天晴」「晴」，朱墨本作「晴」，誤。

後一行「淘寫深情」「淘」，屠隆本作「都」。

後二行「滿地花陰」「陰」，暖紅室本作「影」。

後四、五行「月殿裏姮娥」「姮娥」，朱墨本作「嫦娥」；下同。

後六行白「青天瑩潔」「潔」，朱墨本作「結」，誤。

後七行白「舜廟朱扉」「廟」，各本皆作「殿」。

十二葉前五行「衫兒窄」「衫」，屠隆本作「衫」，誤。凡從「衣」之字屠隆本皆從「示」。

前五、六行「團團的明月」「團團」，屠隆本、暖紅室本皆作「團圓」。

後三、四行「沒些兒忌憚」「忌」，各本皆作「懼」。

後五行「幾般兒害羞赧」「兒」，屠隆本作「來」。

後八行「勝到鶯鶯前面」「勝」，暖紅室本作「騰」。下同。

十三葉前二行「媽媽便來吵」「便」，朱墨本作「使」。

前七行白「歸於寢舍通宵無寐」「寢」，屠隆本作「寢」；「寐」，作「寐」；皆誤。下同
前八行「大石調」「大」，屠隆本作「小」，誤。

（梅梢月）「梢」，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稍」，誤。

十四葉前五行「釣窈兒外」「釣」，朱墨本作「鈎」。

前九行「苦懨懨」「懨懨」，各本皆作「厭厭」。

後一行「小字兒得愜人意」「得」，暖紅室本作「稱」。

後九行白「喪盡身心」「喪」，屠隆本作「使」，是。

後十行「銀葉籠香燼」「籠」，屠隆本作「籠」。

十五葉前一行「又黃昏○花憔悴月悴」朱墨本、暖紅室本皆無空格。

十六葉前一行「高談濶論曉今古」「今古」，朱墨本作「古今」。

前四行「聽啞得門開」「得」，暖紅室本作「的」。

前四、五行「見箇女孩兒」「見」，暖紅室本作「是」。

後二行「欲語低頭」「低」，朱墨本作「底」，誤。

後三行「姿姿媚媚地低聲道」「地」，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的」。

後七行白「立爲庭下貴日」「貴」，各本皆作「責」，是。

十七葉前二行「倚着窻臺兒盹」「盹」，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腫」，誤。

前四行「兀的不愁殺人」「殺」，屠隆本作「煞」。原本及各本，二字互出，下不更舉。

前六行「受了這恹惶」「恹惶」，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恹皇」。

前十行「愁如織」「如」，各本皆作「似」。

後五行白「張生捱得天曉」朱墨本、暖紅室本「得」下皆有「個」字。

後七行「諸方檀越」「檀」，各本皆作「壇」，誤。

「城郭與村坊」「坊」，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方」，誤。

十八葉前四行「都合掌」「都」，各本皆作「盡」。

後一行「着一套兒白衣」朱墨本、暖紅室本「衣」下皆有「裳」字。

後五行「按頭縮項」「縮」，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束」。

「立擗下法堂」「下」，各本皆作「了」。

後七行「呆了半晌」「晌」，屠隆本作「餉」，誤；下同。

十九葉前四、五行「不保不保」兩「保」字各本皆作「保」。

二十葉前四行「日欲出，道場罷，衆僧請夫人燒疏。」朱墨本、暖紅室本至此卷一終。從

次行「商調」（定風波）起爲卷二；卷首題字同卷一。

前五、六行「不勝悲苦」「苦」，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哭」。

後三、四行「塵蔽了青天」「蔽」，各本皆作「閉」。

後四、五行「搥槩槍刀」「槍」，各本皆作「槍」，誤。

後八行「簸箕來大開山板斧」「斧」，各本皆作「斧」，是。

二十一葉前二行白「嗚嗚阿母啼向天」「嗚嗚」，屠隆本作「嗚嗚」，誤。

前三行白「玉顏轉瑩如神仙」「瑩」，屠隆本作「瑩」，誤。

前五行「蒲州渾城元帥」朱墨本、暖紅室本皆無「蒲州」二字。

「把河橋將文雅」「河」，各本皆作「浮」。

前七行「豈辨箇是和非」「辨」，屠隆本作「辯」，下同。

後一行「來怎當待」各本「來」下皆有「後」字。

後五行「賊兵勝到來」「勝」，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騰」。

後七行白「悉與會食」朱墨本、暖紅室本皆無「食」字。

後七、八行白「斬關而入」「斬關」，屠隆本作「折開」，誤。

後八行白「以被殘滅」「以」，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皆」，是。

二十二葉後一行白「貪目前之利」「貪」，各本皆作「見」。

後八行「不管有分毫失賺」「不管」，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管不」。

二十三葉前五行白「白棒戒刀」「白」，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鐵」。

後一行「或拿着切菜刀捍麵杖」「着」，屠隆本作「首」，誤；「捍麵」，各本皆作「幹麵」。

誤。

後十行 「截頭古錠刀」 「錠」，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定」。

二十四葉前三行 「精神沒彈包」 「彈包」，各本皆作「包彈」，是。

前九行 「牆壁若石壘」 「壁」，各本皆作「堅」。

前九、十行 「待奔弔如何奔弔」 兩「奔」字屠隆本皆作「倂」。

後二、三行 「敵院又沒糧艸」 敵，屠隆本作「弊」，誤。

二十五葉前三行 「瞧到老」 「瞧」，各本皆作「瞧」。

前五行白 「吾不從命」 「吾」，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若」。

後二行 「試自心審腹」 「審」，各本皆作「審」，誤；下同。

二十六葉前二行白 「一將出謂聰曰」 「謂」，屠隆本作「爲」，誤。

前三行白 「數口享富安之慶」 「富」，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福」。

前八行 「衆孩兒曹聽我教」 「聽」，屠隆本作「取」。

前九行 「滴流流地」 「流流」，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溜溜」。

後六行白 「吉丁地一聲」 「吉丁」，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咕叮」。

二十七葉前一行 「辦得箇」 「辦」，屠隆本、朱墨本皆作「辯」，誤。

前七行 「不緊不慌」 「慌」，屠隆本作「荒」，下同。

後一行 「近不得其脚」 各本皆無「其」字。

後二行白「使槍的好闊」「闊」，各本皆作「闊」，是。案：「兩」應作「關」。

後四行「恨心不捨」「恨」，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狠」。

後六行「使刀的人困馬乏」「刀」，朱墨本作「乃」。

後七行「不如越撒」「越」，各本皆作「起」，誤。

後十行「彷彿趕相近」「近」，各本皆作「遮」。

二十八葉前五行「英雄名姓非此此」「此此」，屠隆本作「批批」。

前十行「磊落身材」「落」，屠隆本作「浪」。

後四行「帶一枝鐵胎弩弧」「帶」，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戴」，誤。

後六行白「壓路贏人」「贏」，朱墨本作「贏」，誤；下同。

後十行「一斧砍了」「砍」，屠隆本作「破」，誤。

二十九葉前二行「法聰怎當賭」「法聰」，屠隆本作「飛虎」，誤。

前三行「不合趕將去」「趕」，朱墨本作「趕」，誤。

「扳番竅鐙弩」「扳」，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攀」。

前五行白「認做真實取勝」「認」，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喚」。

「擗在戰鞍伸靴入鐙」「伸」，屠隆本作「中」，誤。

朱墨本、暖紅室本皆無「把夾鋼斧」至「僧人怎越」四十二字。

前八行「十分陡健」「陡健」，各本皆作「得便」。

後九、十行 「把法聰來來便砍砍又砍不着」 第二「砍」字各本皆作「斫」，下同。

三十葉前四行白 「混坡西楚霸獨自縱橫」 「霸」，各本皆作「王」；「縱橫」，皆作「征敵」。

前六行 （一解義） 「父」，朱墨本作「义」，誤；下同。

前七行 「恰似獸逢豺」 「恰」，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却」。

後一行 「那話初出」 「話」，屠隆本作「活」，誤。

後二行 「待教兵卒」 「教」，各本皆作「交」，下同。

三十一葉前五行白 「恐公等撈去」 「撈」，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虜」。

「崔公之親舊」 「崔」，各本皆作「奈」。

前六行白 「我想河橋將」 「想」，各本皆作「等」。

後一行 「您須識我」 「您」，各本皆作「恁」；下同。

後六行白 「被傷者來見」 屠隆本「者」下有「行」字。

三十二葉前一行 「年紀少」 「少」，各本皆作「小」。

前五行 「地濶天寬」 「寬」，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高」。

前十行白 「母禮至愛」 「母」，屠隆本作「毋」，誤；下同。

後四、五行 「把寺院焚燒」 「焚」，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焚」，誤。

後九行 「開護鐸」 「護」，各本皆作「鑊」。

三十三葉前四行白 「不肯用謀」 「肯」，各本皆作「肖」，是。

後三行「九伯與風塵」「塵」，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魔」，是。
後四行「也走却」「也」，屠隆本作「他」。

三十四葉前七行白「身者舍也」「舍」，屠隆本作「捨」，誤。

前十行白「子不救鶯鶯即夫人必不使鶯鶯從賊」兩「鶯鶯」各本皆僅作「鶯」，不重文。
後四行白「衛侯可救」「侯」，各本皆作「伯」。

後六行白「我何自舉」朱墨本、暖紅室本「舉」下皆有「也」字。

「未聞往教」「往」，朱墨本作「待」，誤。

三十五葉前一行「天蓬黑煞」「煞」，各本皆作「戮」，誤。

前四行「化做管血」「管」，各本皆作「硬」，誤。

前九、十行「免那衆僧災禍」「那」，各本皆作「却」。

後三行白「當辭母別靈」「辭」，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慈」，誤。

後五、六行白「嘗跨雪白馬」「嘗」，各本皆作「常」；下同。

後六行白「今鎮守蒲關」「鎮守」，各本皆作「守鎮」。

「人莫犯之」「犯之」，各本皆作「敢犯」。

「與僕爲死生交」朱墨本、暖紅室本「生」下皆有「之」字。

後八行白「蒲川兵火」「蒲」，屠隆本作「滿」；「川」，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州」。

後九行白「天資神策」「資」，各本皆作「姿」。

三十六葉前一行白「必推退軍之功」「軍」，各本皆作「亂」。

「今賊兵見圍普救」各本「今」下皆有「日」字。

前二行白「上扶郡國」「扶」，屠隆本作「狀」，誤。

前八行「一方盜賊沒」「盜賊」，各本皆作「賊盜」。案：「盜」應作「盜」。

前十行「熟閉槍棚」「槍棚」，各本皆作「槍棚」，誤。

後五行「楚項藉」「藉」，各本皆作「籍」，是。

三十七葉前三行「倚着欄干」「欄」，各本皆作「闌」。

前四行「見殺氣迷荒墅」「墅」，各本皆作「野」，是。

後三、四行「六尺的早最鏗」「鏗」，各本皆作「鏗」，誤。

後七行「篩動金鑼」「篩」，朱墨本作「簾」；暖紅室本作「簾」；皆誤。

後十行「脚背到恁來潤」「脚」，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脚」，誤。

三十八葉前二行（雪裏梅）「裏」，各本皆作「兒」，誤。

後八行白「我今親擁貔貅」各本皆作「我今擁強出兵」。

三十九葉前八行「三巡酒外」「酒」，屠隆本作「酒」，誤。

四十葉前二行「對面噴議」「噴」，暖紅室本作「商」，是。

前八行「宰地羅衫」「宰」，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窄」，是。

前十行「僧勸機兒恬淨」「恬」，各本皆作「活」，誤。

後九行「論議的如何」「論議」，各本皆作「議論」。

四十一葉前二行白「秃屣」「屣」，各本皆作「吊」。

後一行（惜奴嬌）「驕」，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嬌」，是。下同。

四十二葉前七行「檀板送流霞」「流」，暖紅室本作「雲」。

後二行「情性憫」「憫」，各本皆作「擲」。

後八行「君瑞將情試想」「將」，各本皆作「恩」。

四十三葉後五、六行「無語但回眸」「但」，屠隆本作「但」，誤。

四十五葉前九行白「未獲其便」「其」，各本皆作「奇」，誤。

後四行白「願不以自陳見責」「願」，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願」。

後五行白「特敘見禮者」「見」，各本皆作「親」。

後七行白「起則沖天」「沖」，各本皆作「衝」。

四十六葉後十行白「申子肺腑」「子」，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子」，誤。

四十七葉前七行「方便子箇」「子」，各本皆作「之」。

後七、八行「待據下又瞻仰」「據」，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漾」，是。

後十行、四十八葉前一行「百事捨」「捨」，屠隆本作「鎗」。

四十八葉後九行白「觀人好惡」屠隆本作「世之好惠」；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世之好

惡」，誤。

四十九葉前八行「若論彈琴擊阮」「彈」，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談」，誤。

後十行 屠隆本有「新刊合併董解元西廂記卷上」十二字；暖紅室本有「董解元西廂卷二終」八字。

下本

一葉前一行「董解元西廂記」屠隆本作「新刊合併董解元西廂記卷下」。朱墨本作「董解元西廂卷三」；暖紅室本同，下方有「傳奇彙刻第一種」七字。

前二行「下本」各本皆無「下本」兩字。屠隆本下方題「赤水屠隆長卿父校正」「樂天周居易子平校梓」兩行；朱墨本題「明臨川湯顯祖義仍甫評」；暖紅室本題「顧渚山樵點定」，「夢鳳樓、暖紅室刊校」。

前三行「算來有分咱家共」「咱」，各本皆作「自」。二字下文互見，不再舉。

前十行「平生的學識」朱墨本、暖紅室本皆無「的」字。

後八、九行「鐘聲漸罷」「漸」，各本皆作「纔」。

二葉前八、九行白「醒飲人之醉吟」「吟」，各本皆作「夢」。

前九行白「夫人已熟寢矣」「寢」，屠隆本作「寐」，誤；朱墨本、暖紅室本作「寐」。

前十行白「與紅俱行」「行」，各本皆作「出」。

後二行「春寒猶嫩」「春」，各本皆作「輕」。

三葉前四行「半折的梨花繁杏枝」的，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兒」；「梨」，屠隆本作「翠」，誤。

前八行「雅調與新聲」調，各本皆作「操」。

後一行白「張絃代語兮」絃代，各本皆作「琴待」。

後二行白「不覺淚下」淚，各本皆作「泣」。

後四行「夜涼天冷冷」冷冷，各本皆作「泠泠」，是。

後五行「閣不定」閣，各本皆作「閣」，下同。

四葉前一行「更做樓慌」樓慌，屠隆本作「樓荒」，誤；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樓荒」。

前四行「便待窩穰」待，各本皆作「衆」，誤。

前七行「微微的氣喘」的，各本皆作「地」。

後五行「大段不曉」段，暖紅室本作「段」，是。

五葉前二行「睡不着」不，各本皆作「後」，誤。

前七行「昏沉的侍」侍，各本皆作「行」。

後九行「心腸忒煞過」暖紅室本作「心忒腸騰過」，誤。

六葉前二行白「紅娘推開書齋」各本皆作「紅娘曰開書齋」。

前四行「速開門」速，屠隆本作「連」。

前八行白「觀姐姐之情」觀，各本皆作「況」。

「安聽訴衷腸」「安聽」，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聽妾」，「訴」，各本皆作「訴」，誤。
七葉前一行白「作詩一首」「首」，各本皆作「章」。

前二行「文房四寶都拈住謾把松煙試」「住謾」，各本皆作「至先」。

前六行「一箇鴛鴦字」「箇」，各本皆作「對」。

後六行白「且憐花影重」「重」，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動」。

八葉前八行白「我不欲面折」「折」，各本皆作「拆」。

九葉後三行「怎得雲蔽却」「得」，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的」。

後七行「你還待要跳龍門」「要」，各本皆作「教」。

十葉前二行「監守得你幾夜」「守」，各本皆作「收」。

前八行白「寄與春風」「與」，屠隆本作「語」。

前九行白「香風易飄蕩」「易」，各本皆作「畏」。

「自令青鳥口喻之」「青」，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清」，誤；「喻」，屠隆本作「喻」，朱

墨本、暖紅室本皆作「啣」。案：字應作「銜」。

前十行白「相見花間路」「閒路」，各本皆作「間語」。

後一行白「容妾報之云云」朱墨本、暖紅室本皆無「云云」二字，疊「容妾報之」四字。

後五行白「能不愧乎」「乎」，各本皆作「心」。

「使妾保經經之節」「經經」，各本皆作「謹廉」。

後九行「晝沒逃生之計」「逃」，各本皆作「遠」，誤。

後十行「誼深恩重」「誼」，各本皆作「極」，誤。

十一葉前一行「厚禮相欽」「欽」，各本皆作「於」，誤。

前三行「詐以新詞相約」「詐」，各本皆作「許」；「新」，皆作「親」。

前四行「先聖典教」「先聖」，暖紅室本作「聖先」。

後一行白「紅娘精神失色」云云。朱墨本、暖紅室本皆無「云云」二字，疊「紅娘精神失色」六字。

後四行「凡庸輩」「庸」，屠隆本、朱墨本皆作「慵」；暖紅室本作「備」；皆誤。

後四、五行「解的文義差」「差」，各本皆作「羞」，誤。

十二葉前四行「俺錯口兒」「錯」，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措」。

前四、五行「這些兒羞懶」「兒」，屠隆本作「類」；朱墨本作「貌」；皆誤。

前六行「不如咱兩箇」「咱」，各本皆作「是」。

前七行「你道莽時」「你道」，各本皆作「道你」。

十三葉前五行白「勉強裹衣而臥」「勉」，各本皆作「免」，誤。

後五行「今夜勞尊重」「尊」，各本皆作「合」。

後九行「口邊朱唇香濃」各本皆作「臉邊朱射香濃」。

後十行「似要人捫縱」「捫」，各本皆作「潤」。

十四葉前九行白「春光正妍」「光」，各本皆作「物」。

後四行「拍愁擔恨」「拍」，各本皆作「怕」。

後十行「光景迅如梭」「光」，朱墨本作「炎」，誤。

十五葉前一行「不願深恩」「願」，各本皆作「願」。

「那少年女女」「女女」，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女奴」。

前九、十行「怕得工夫」「工」，各本皆作「功」。

後一行白「生止之」「之」，各本皆作「曰」。

後三、四行「不望他家」「望」，各本皆作「忘」，誤。

十六葉後一行「白瘦得箇」「白」，各本皆作「自」。

十七葉前二行白「心閒鬱悶」「閒」，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中」。

「生勉勞謝」「勉」，屠隆本作「免」，誤。

後六行白「令一僕馳入齋」朱墨本、暖紅室本「馳」字下皆有「騎」字。

後七行「郎中診罷」「診」，各本皆作「疹」。

十八葉前一行白「無人一至」「人一」，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一人」。

前九行「偏疑」「偏」，屠隆本作「遍」，誤。

十九葉前一行「我這裏」「這」，各本皆作「那」。

後二行「一一話行藏」「話」，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說」。

後三行「眼中兩淚千行」「兩」，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兩」，是。
後四、五行「病體汪羸」「汪」，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疇」，是。
後五、六行「而今也怎支當」「支當」，各本皆作「奈何」。

後六行「救才郎○當時閒語」，各本皆無空格。

二十葉前三行白「往日」「日」，各本皆作「者」。

前四行白「遂拜之」，各本「遂」上皆有「生」字。

前七行「幾回喝采」「喝采」，各本皆作「看來」，誤。

前十行白「高唐休詠賦」「唐」，屠隆本、朱墨本皆作「堂」，誤。

後二行「寫遍幽期」「期」，各本皆作「奇」，誤。

後四行「便是偷情帖」「情」，各本皆作「期」。

二十一葉前六行（喬合笙）「合」，屠隆本作「荅」，誤。

前九行「蠲的雨雲來和」，各本皆無「和」字。

後四、五行「舊時衣袂」「舊」，各本皆作「入」。

後八行「日齋下」「下」，各本皆作「時」。

二十二葉前九行白「人閒良夜」「良」，各本皆作「長」。

後二行「倘違負約」，各本皆作「儻冤家負約」。

後十行「偏宜恁瀟灑」「瀟灑」，各本皆作「淡淨」。

二十三葉前二行「擷着箇」「擷」，各本皆作「僻」，誤。

前七行（洞仙歌）「歌」，各本皆作「哥」，誤。

後二行白「曩時之端莊」「莊」，各本皆作「粧」，誤。

後六行「紅粧皺也」「也」，屠隆本作「地」。

後七行白「郎抱鶯娘送舌香」「送舌」，各本皆作「舌送」。

後九行「笑美容」「容」，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蓉」。

二十四葉前四行「臨時去」屠隆本作「臨臨去」。

前八、九行「尙三點兩點兒紅」各本「尙」下皆有「有」字。

二十五葉前二行白「清新開府未才華」「未」，各本皆作「末」，誤。

前三行白「羅綃隨薄霧」「隨」，各本皆作「垂」，是。

前四行白「珠瑩光文履」「瑩」，各本皆作「耿」。

前四、五行「言自瑤華園將朝碧玉宮因游維城北偶向宋家東」「園」，各本皆作「浦」；

「朝」，皆作「期」；「維」，皆作「李」；「向」，皆作「過」。

前六行白「唇朱暖更融」「更」，各本皆作「略」，誤。

「無力慵移腕」「腕」，各本皆作「履」。

前七行白「鬢亂綠鬆鬆」「鬢」，各本皆作「髮」。

前八行白「殘燈遠暗蟲」「燈」，各本皆作「爐」；「蟲」，各本皆作「銅」，皆誤。

前九行白「枕鳳尙殘紅」「枕」各本皆作「粉」。

前十行白「行雲無定所蕭史在樓中」「定」各本皆作「處」；「蕭」，暖紅室本作「簫」，是；「樓」，屠隆本作「其」。

後七行「教人看不上」「看」，屠隆本作「着」。

後八行白「次夜張生啟門伺鶯多時方至」屠隆本「啟」下有「鶯」字，誤；各本「伺」下皆是一「鶯」字。

二十六葉前一行「臉蓮香傅」「傅」各本皆作「傳」。

前六行「染沉痾」「沉」各本皆作「成」。

前八、九行「休要逢別的更不管負人呵」朱墨本、暖紅室本「要」下皆有「相」字；「管」下皆無「負」字。

後一、二行「梅犀玷污」「犀」屠隆本作「犀」，誤。

後五行「輕憐惜痛一和」「惜痛」各本皆作「痛惜」。

二十七葉前三行「軟柔柔地」「柔柔」各本皆作「揉揉」。

後九、十行「舊時了○舊日」各本「了」下皆無空格。

後十行「衣服件件小」「件件」各本皆作「一件」，誤。

「眼護眉低」「護」各本皆作「慢」。

二十八葉前七行「兢兢戰戰」「兢兢」屠隆本、朱墨本作「兢兢」，誤。

後二行白「一女奴奔告鶯」「女奴」，屠隆本作「奴女」。

後三行白「張生猝病」「猝」，各本皆作「卒」。

二十九葉後二行白「以兄妹繼之」「繼之」，各本皆作「之繼」。

後三行白「更夜幼女」「幼」，各本皆作「約」。

三十葉前六行白「雖然如此」，各本皆無「雖」字。

前八行「是夜夫人」「夫人」，各本皆作「鶯鶯」。

後十行「冤家是廝落」，「冤」，各本皆作「室」，誤。

三十一葉前一行「我管不錯○有的言語」，各本「錯」下皆無空格。

前八行「怎生遮掩」「生」，各本皆作「火」，誤。

後二行白「別有長話」「長」，各本皆作「佳」。

後三行白「未足取信」「足」，各本皆作「定」。

後十行白「遂往見聰」，各本「見」下皆有「法」字。

三十二葉前二行「問庫司兄不錯」「司」，各本皆作「師」，誤。

前九行白「取下五十索」「下」，各本皆作「足」。

後六、七行「幾年得用」「幾」，各本皆作「苟」，誤。

三十三葉前三行「夫人曰」三字，屠隆本、朱墨本皆作雙行小字。

前七行白「何必乃爾」「爾」，各本皆作「耳」，誤。

前八行白「將赴選闈」，「選」，各本皆作「省」。

前九行白「倒指試期」，「指」，屠隆本作「旨」，誤。

後一行白「聞郎赴文調」，「郎」，各本皆作「郎」。

後四行白「悲歡離合一尊酒南北東西十里程」，「尊」，屠隆本、朱墨本皆作「樽」。

朱墨本、暖紅室本至此卷三終。卷三尾，卷四首題字同前卷。

後六行「使人離闕」，「闕」，各本皆作「缺」，下同。

後七行「淒淒涼涼」，各本皆作「悽悽涼涼」。

三十四葉前四行（上平西繼合）「平西」，暖紅室本作「西平」，誤。

前四、五行「怎忍分離」，「怎」，屠隆本作「爭」。

前九行「酒釀花濃」，「釀」，各本皆作「釀」，是。

後三行「音書頻寄」，「頻寄」二字，朱墨本作雙行小字，暖紅室本無「頻」字。

後四行（雪裏梅）朱墨本、暖紅室本「梅」下皆有「花」字。

後九行「我倚着門兒專望你」，各本「我」下皆有「專」字。

三十五葉前一行「冉冉征塵」，「冉冉」，各本皆作「苒苒」。

後五行「滿斟離杯」，「斟」，各本皆作「酌」。

後六行「半盞兒淚」，「兒」，各本皆作「來」。

後七行白「詩曰○棄置今何道」，暖紅室本「曰」下無空格。

三十六葉前七行 「戌樓寒重」 「戌」屠隆本作「戊」，誤。

前八行 「衰草萋萋」 「萋萋」各本皆作「凄凄」。

後一、二行 「率刺刺」 「刺刺」各本皆作「刺刺」，是。

後六行 「吹瘦馬」 「吹」各本皆作「催」。

後八行 「籬落蕭疎」 「籬」各本皆作「離」。

三十七葉前三行 （聽前柳纏令） 「聽」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聽」，是。

前四行 「牀頭上」 「頭」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兒」。

前八行 「比似他時」 「似」各本皆作「時」，誤。

後一行 （山麻稽） 「稽」各本皆作「皆」，誤。

後四行 「淚痕兒」 「痕」各本皆作「點」。

後七行白 「怯雨眠難熟」 「眠難」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難眠」。

後八行 「漫漫兩淚盈腮」 「漫漫」各本皆作「地慢」。

三十八葉前三行 「快行麼娘咳」 「咳」各本皆作「骸」。

前八、九行 「入門來取劍」 「來」各本皆作「外」，誤。

前十行 「唱聲一啞」 「聲」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一聲」。

後四行白 「喊聲震地」 「喊」朱墨本作「喊」，誤。

後九行 「厲聲叫道」 「厲」朱墨本作「勵」，誤。

三十九葉前三行白「坐而待旦」，「而」，朱墨本作「以」。

前六行「悶打孩」「打」，各本皆作「蒼」。

後五行白「鶯鶯煩惱」「鶯鶯」，各本皆作「鶯娘」。

四十葉前一行「金篆寶鼎」「寶鼎」，各本皆作「鼎寶」，誤。

前六行「那堪對暮秋」「堪」，屠隆本作「看」，誤。

後二行「曉風來幕」「來」，各本皆作「簾」。

後三行「急煎煎的心緒火」，各本「緒」下皆有「如」字。

後四行（神仗兒）「仗」，屠隆本、朱墨本皆作「杖」，誤。

四十一葉前一行白「自季秋」「秋」，各本皆作「春」，誤。

「又值冬景」「冬」，各本皆作「秋」，誤。

前二行（香風合纒令）各本皆作（風合纒令），誤。

「煩惱知何限」「知」，各本皆作「無」，誤。

前三、四行「待收拾做些兒閒鍼線」「待」，各本皆作「狠」，誤；「閒鍼」，各本皆作「閑針」。

前八行（石榴花）「石」，朱墨本作「召」，誤。

「多時自失歎」「歎」，各本皆作「笑」。

前九、十行「此愁何時免」「時」，各本皆作「日」。

後一行「分與煩惱爲冤」「爲」，屠隆本作「做」。

後五行白「廷試第三人及第」「廷」，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殿」；「試」下皆有「中」字。

後六行（梁州纏令）「纏令」，各本皆作「令纏」，誤。

後六、七行「長楊賦罷」「楊」，各本皆作「揚」，誤。

四十二葉前六行「綠袍兒」「綠」，朱墨本作「綠」，誤。

前九行「大小來詐」「來」，屠隆本作「大」，誤。

前十行白「令僕人赴鴛鴦報喜」各本皆無「人」字。

後六行白「生絨詩與僕」「絨」，暖紅室本作「編」，誤。

「西廂之夜」各本「夜」下皆有「也」字。

後八行「過宮」「過」，各本皆作「道」，是。

後九行「愁倚朱欄」「欄」，各本皆作「門」。

四十三葉前二行「悶厭厭的」「厭厭」朱墨本作「懨懨」；暖紅室本作「懨懨」。

前五、六行「把你箇命般看待誰知道倒爲冤家贏得段相思債」各本皆作「把你個冤家命

般看待誰知道到今贏得段相思債」；暖紅室本同，惟「贏」仍作「贏」。

前十行「你與我堅心」「與」，各本皆作「於」。

後三、四行「春恨侵眉黛」「恨」，各本皆作「色」。

後七行（大聖樂）「樂」，各本皆作「樂」，是。

後九行「粧點愁懷○悶抵着」各本皆無空格。

四十四葉前十行「翻風靈鷲」各本皆作「靈鷲翻風」。

後三行「有人喚門」「門」朱墨本作「悶」，誤。

後七行「有何書信」「信」屠隆本作「姓」，誤。

後九行白「寄語蒲東窈窕娘」「語」朱墨本作「與」。

後十行白「拜恩歸畫錦」「歸」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衣」。

四十五葉前一行白「夫人以下皆喜」「卜」各本皆作「下」，是。

「鶯脩書遣僕寄生」屠隆本作「鶯脩書密遣僕寄生」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鶯脩書密遣使寄生」。

「斑管一枚」「斑」朱墨本作「班」，誤。

前二行「又是深秋」「深」屠隆本、朱墨本皆作「探」，誤。

前四行「映湖山側西左」屠隆本無「西」字；朱墨本、暖紅室本皆無「側西」二字。

「空階靜聽」「聽」各本皆作「散」。

前五行「儘日家凭欄凝眸碧雲黯澹」「日」各本皆作「自」；「凝」屠隆本作「疑」，誤；「黯」屠隆本、朱墨本皆作「點」，誤。

後四行「非足取」「足」各本皆作「是」，誤。

後七行「雉子兒」「雉」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稚」，誤。

後九行「更與你」「你」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伊」。

四十六葉前二行「渾如俺爲你俺爲你心堅固」兩「你」字屠隆本作「汝」。

前四行「淚珠如秋雨」各本「珠」下皆有「兒」字。

後二行「瀟灑閒庭幽戶」「瀟灑」，屠隆本作「消洒」，「閒」，各本皆作「閑」。

後五行「眉頭鎖鎖九曲迴腸千縷」「鎖」，各本皆作「蹙」；「迴」，皆作「回」。

後九行白「杳然無一耗愁腸萬結矣」各本皆無「然」字，「矣」字。

四十七葉前七行「淚啼青血」「青」，各本皆作「清」。

後一行「檢秦晉傳檢不着」兩「檢」字各本皆作「檢」，是。

後一、二行「把耳朵拋」「拋」，屠隆本作「拋」，誤。

後二行「剛睡些爭奈這」「爭」，各本皆作「兒」。

後四行「待忘了」「待忘」，各本皆作「行志」，誤。

四十八葉前三行「做箇蛩蟻兒」「蛩」，各本皆作「蟲」，是。

前七行白「去秋已來」朱墨本、暖紅室本「去」上皆有「自」字。

前八行白「閒宵自處」「閒宵」，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霄霄」，誤。

前十行白「眷念無厭」「厭」，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戮」。

「則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忒」，各本皆作「在」；「表」，皆作「夕」。皆誤。

後二、三行白「歿身永恨」「永」，屠隆本作「救」，誤。

後三行白「俯遂幽劣」「遂」，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就」。

後四行白「骨化形消」「消」，各本皆作「銷」。

「猶託清處」「託」，各本皆作「記」。

後五行白「千萬珍重珍重千萬」各本皆作「千萬千萬珍重珍重」。

後五、六行白「玉取其堅潤不渝淚痕在竹」屠隆本作「此去玉不渝堅潤如淚痕在竹」；朱

墨本、暖紅室本「潤」下皆有「而」字。

後六、七行白「強飯爲佳」「飯」，屠隆本作「飲」，誤。

四十九葉前二行「言語都成章句」「言語」二字，朱墨本作雙行小字。

後三行「似萬口刀尖攪」「刀尖」，各本皆作「尖刀」。

後九行「便知端的」「便」，各本皆作「後」，誤。

五十葉前二行「百年偕老」「偕」，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諧」。

後三行「你根抵不捨」「抵」，各本皆作「的」。

後六行「卽自有」「自」，各本皆作「是」。

後十行「傳道鄭衙內」「傳」，各本皆作「已」。

五十一葉前三行白「稔膩憂愁」「稔」，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捻」。

前五、六行「似有浮氣」「浮」，各本皆作「游」。

後二行「向日頭獼兒般眼」「獼」，各本皆作「權」，誤。

後三行「猴獼兒般臉皂條攔胃繫」「猴獼兒」，各本皆作「猴獼獼」；「攔」，皆作「襪」，誤。

「腦後擔○鬢邊蟻蝨」各本皆無空格。

五十二葉前五行「只爭箇先後」各本「先」下皆有「共」字。

後一行「兩行血淚」「淚」，各本皆作「痕」，誤。

後三、四行「眼前不見意中人」「不」，屠隆本作「已」，誤。

後七行「得箇書信告假馳驅」「箇」，各本皆作「封」；「馳驅」，皆作「驅馳」。

五十三葉前二行「各敘寒溫○覷了他家」各本皆無空格。

前七行「和他共鴛衾」各本皆無「和」字，作「其他鴛衾」。

「傲學秦晉」各本「秦晉」下皆空一格，作「○」。

前九行「下得下得」各本皆作「下得得得」，誤。

五十四葉前三行「却渾似天遠」「却渾」，各本皆作「渾恰」。

前七行白「遭此屈辱」「辱」，屠隆本作「等」，誤。

「珙披衣」「披」，各本皆作「被」，誤。

前七、八行白「愈添沾灑矣」「沾灑」，屠隆本、朱墨本皆作「消洒」，誤；暖紅室本作「悽

惶」；屠隆本、暖紅室本皆無「矣」字。

前九行「那堪暮秋」「堪」，各本皆作「看」，誤。

後七行「雨踪雲跡」各本皆作「雨跡雲踪」。

五十五葉前一行「氣的微撇小亭那畔」「的」，各本皆作「快」，誤；「亭」，皆作「庭」。

前六行「扮得蔚貼」「貼」，各本皆作「帖」。

「不能捨」「捨」，各本皆作「舍」。

前八行「步促金蓮」「促」，屠隆本作「就」，誤。

後三行「週圍盡擺列」「列」，屠隆本作「別」，誤。

「便把殘生怯」「怯」，各本皆作「恰」，誤。

後四行「都教化管血」「管」，各本皆作「營」，誤。

後十行「到來帝闕」「來」，各本皆作「臨」。

五十六葉前二行「往日誇侈」「侈」，屠隆本作「儻」。

前八行「今日心已邪」「心已」，各本皆作「已心」。

後五行「一星星」屠隆本無「一」字。

後八行白「以一婦人」「一」，屠隆本作「有」，誤。

「不復友矣」「友」，屠隆本作「有」，誤。

五十七葉前十行「君瑞儉睛靚」「睛」，朱墨本作「晴」，誤。

後七行「各自準備」「准」，各本皆作「準」。案：「準」應作「準」。

五十八葉前五行「從前實志」「實」，各本皆作「眞」。

前九、十行「希奇事○道京師裏衛尙書家」各本皆在「裏」字下空一格，作「○」「事」

字下不空。

五十九葉前四行「不爭怎結果」「果」各本皆作「末」。

六十葉前一行「會斬逆臣頭」「會」各本皆作「誓」，誤。

前三行「百萬軍都領袖」「軍」各本皆作「兵」。

後二行白「時三更左右」「三」各本皆作「二」。

後五行「抵曉入城」「曉」各本皆作「關」，誤。

六十一葉前一行「故人青眼」「眼」屠隆本作「山」，誤。

前三行「請生滿滿金杯」「請」各本皆作「爲」，「滿滿」皆作「勸」。

前十行「詩書諧理」「諧」各本皆作「暗」，誤。

後七行「聽得悲泣○不奈之何」各本「悲泣」下皆無空格。

六十二葉前二行「不幸染塵疾」「塵」各本皆作「沉」。

前四行「是妹妹夫人不敢」各本「妹妹」下皆空一格，作「○」。

前八、九行「別辨箇是非」「辨箇」各本皆作「辯爾」。

前九行「近俺甚的」「的」各本皆作「底」。

後六行「有誰會躡」「會躡」各本皆作「會踐」，誤。

後七行「弔拷耕把」「拷」各本皆作「拷」，誤。

後八行「吏也不愛侵官弄牙」「吏」各本皆作「治」，「牙」皆作「法」。

後十行「明廉暗察」「廉」朱墨本作「廉」，誤。

六十三葉前六行「侍候的每」「侍」，屠隆本、朱墨本皆作「稭」；暖紅室本作「祇」。案「稭」「祇」皆誤，應作「祇」。

前十行「舊婚姻○許多財禮」各本「婚姻」下皆無空格。

後五行「自家般丈夫」「夫」，各本皆作「人」，誤。

後五、六行「隨人逃奔」「奔」，屠隆本作「走」；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去」。

後六行「短命的孩兒」各本「的」下皆有「那」字。

六十四葉前四行「姻婚良賤」「姻婚」，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婚姻」。

前六行「混賴他人婦」「混」，各本皆作「昏」；「婦」，皆作「婚」。

前八行白「我之過矣」「矣」，朱墨本、暖紅室本皆作「也」。

後一行「別娶箇人家」各本「別」上皆有「待」字。

後五行「一丈高石階級」各本「丈」下皆有「來」字。

後七行白「繞紗節婦」「繞」，各本皆作「浣」，是。

「手下拽屍」「手下」，各本皆作「衙內」，誤。

六十五葉前一行「相如素志○將軍」各本「素志」下皆無空格。

前九行白「劉汭題詩曰」「題」，各本皆作「顯」，誤。

「若使微之見新調」「新調」，屠隆本、朱墨本皆作「新女」；暖紅室本作「斯女」。

卷末 屠隆本題「新刊合併董解元西廂記卷下終」，暖紅室本題「董解元西廂卷四終」。

西廂記諸宮調

校記

三

西廂記諸宮調校記終

湯顯祖評注董西廂注語彙錄據明刻朱墨本

「德行文章沒包彈」宋包拯善彈人過，譽人者因有沒包彈之諺。

「這一雙鶻鶻眼」鶻鶻，即胡伶，聰明之謂。

「那鶻鶻洙老兒」北人指眼謂洙老。

「沒掂三」沒掂三，不着緊要意。

「便是月殿裏嫦娥也沒恁地撐」撐，方言謂美也。

「你尋思大小大鬱悶」大小，猶言偌大也。

「便做受了這恁皇也正本」正本，是相思得着了，即王詞投正意。

「諸僧與看人驚晃」晃，炫耀也。

「譬如這裏鬧鑊鑊」鑊鑊，喧鬧之意。

「一夜葫蘆提鬧到曉」葫蘆提，方言糊塗也。

——以上卷一

「不定眼子裏歸去」眼子，調侃暗地也。

「粧就箇耀州和尚撞着搗搜孟秀才」耀州和尚等語，是彼道中一種故事。

「殺剌又不成紅娘鄧我」 殺剌，晉詞。鄧，方言，謂奚落也。

「奴哥託付你方便之個」 之個，即子個、則個也。案：閔刻六幻西廂作子箇。

「做爲拚百事搶」 拚、搶，即搏字之義。

——以上卷二

「遮莫是石頭人也心動」 遮莫，猶言儘教。

「鄧將軍你敢早行麼」 鄧將軍，謂日也。

「一刻兒沒巴避抵一夏」 沒巴避，即沒巴臂。

「不道是啞你」 啞你，即哄你也。

「那積世的老婆婆」 積世，即卽世也。

——以上卷三

「鶯鶯在普救參差被虜」 參差，猶言險些也。

——以上卷四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西厢记诸宫调

作者 =

页数 = 239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
封底